# 四書湖南講

錢塘葛寅亮

錢塘孟[illegible]尹 錄測

錢塘湯自新 錄演

仁和柴世埏 錄商

##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何註曰長弟子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絏攣也所以拘罪人南容弟子南宮縚

測可妻是論其素行縲絏非罪謂曾係獄而非其自取因有此

一事復爲分解不廢免於刑戮看三復白圭似根謹言然亦不必牽合揮配而論其用世之大節是豈爲榮身肥家保妻子者不必論到處家上二子之賢未知孰勝妻以巳子及兄子者或兩人才品年齒各有相當未可知

演 夫子嘗說公冶長的爲人能得刑家可以妻得雖曾在縲絏裡邊不是他自犯的非行止算不得有虧於是把巳子妻了他夫子嘗說南容的爲人邦有道必見用不至廢棄邦無道能不犯禍免於刑戮用舍都處得停當於是把兄子妻了他

商

黃勉齋曰觀書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

禀而不累其家皆可愛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頤文平看方見得聖人本意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何註曰子賤弟子宓不齊

測子賤治單父夫子問所以為政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一人曾多君子或即本此上斯字指子賤下斯字指衆君子玩焉取二字語氣是以子賤之成德非魯之多賢不能而歸重取人意

演夫子許說子賤的人品已成就了君子哉是這個人若是魯沒有君子這個人那裡取法這君子好朋友真不可少

演王一庵問魯無君子者二句時說歸重子賤能取上曾多賢不重答曰若只重子賤能取須是說魯雖有君子者不取焉能

成斯方肖。今說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語氣分明歸重朋友。以見薰濟之功，此為要緊。與孔門下斯字皆謂子賤所造的君子。今何以指魯君子。曰取畢竟是取於人。指子賤君子。則取字說不去。且論語亦我所折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瑚器乃是有用之物，瑚璉又是宗廟中所用者，更非凡器，明堂位曰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也。

顏子貢問說賜的造就怎麼樣，夫子說你是個有用的器也。問說是甚麼器。答說你器不比尋常。是個宗廟中所用瑚璉的器也。

〔商〕況恭問子賤是君子必已不器而子貢尚有於器豈反出子賤下乎此似難解答曰子貢之器固不如不器而子賤之君子未便是不器君子蓋原有全體之君子有一節之君子子貢人品畢竟在子賤上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何註曰雍弟子仲弓姓冉

〔測〕春秋時國君多稱不佞即佞猶不敢承當可見當時所重在佞而仁則不知為何物故或人轉許雍以仁而病其不佞禦是談鋒交熾此往彼來如禦敵然給是給付言不繇衷只賭口頭答應當時既重佞何又屢憎蓋一時被他說倒亦道有本事但

心中却是不服。仍憎惡他。不知其仁。夫子許諸弟子。俱是如此。

凡日月至者。難以直許其仁也。然此意不重。而重在佞之取憎。故再言焉用佞以決之。

須或人說。雍的為人。倒有仁德而沒佞口。夫子說。何須要佞。佞的抵當人。專把個口嘴給付。沒有實意。屢屢為人憎惡。雍的仁雖不曉得。若佞是取憎的。何須要他。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人人字還指一二正人。若人人心中不服。當時何以重佞。答曰。譬如今教唆詞訟的。說起那個不恨。及至有事在官。只得又去央浼他。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何註。門弟子。漆雕姓。開名。

【測】凡斯字原是虛字必承上文有所指此卽指仕言信是信得這仕過起頭如何做事業後來如何結束一一見得的確如伊尹莘野三聘仰動堯舜君民之想求後做來悉符所言這方喚作信後人出仕只貪榮富貴因不必論卽建功業不過試之而已試得着成了些事試不着卽壞了事也不定此以人之國僥倖者旣如此謂何又使開仕想開必有一節之長如由果求藝亦是有爲開邦不肯自安說到信上畢竟要把宇宙事業算定着數方做這是何等志向何等識見故子說

【演】夫子使漆雕開去爲仕必定有一長可用處開對說要爲仕須心下度量過吾於斯仕果否做得來還未能自信他不肯輕

為正是大有作為的志向夫子因此喜悅。

〔商〕余應桂問斯字既作仕字看漆雕開畢竟是能信的不能信的夫子何以使他仕答曰夫子之使自信他一節已到開之不自信直要求到全體兩下原不相背曰此信雖是信仕恐究竟還在心性上用功曰心性功夫在未仕前做乃所以信之故平時既在心性上用功則出仕時亦必是心性上作用故此只據本文就仕說不必又追論以前功夫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〇何註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〇廣韻財與材同鄭錯溥財擇與舉傳財祭

〔測〕夫子不是憤世因人不用我便拋了去蓋其道原以拯濟天

下今道既不行栖栖然自來世頻逃失所眞是不忍見吶謂不如逃之不見不聞之地也乘桴浮海假設之辭不過是避世耳子路是一刀兩段放得下的故說從我者其由乃子路平日見弗擾佛肸召便不悅原要夫子隱去忽聞此言適愜素心不勝歡喜然夫子濟世的念如何放得下雖說要隱去其實做不來子路一味勇決全不將言度量故謂其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取材者有取於材度也

（演）夫子說濟世的道不行怎忍見斯民失所不如乘桴浮於海避了去罷從我的惟由最割得下多分是他子路聞得道夫子眞要避世便以爲喜夫子說由也說去便去更不牽帶好勇過

我然試一度甚果使恐乘得世人却無所取於材度

〔論〕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〇註疏曰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赤弟子公西華

〔訓〕

三子之仁俱說不知者蓋由求赤在聖門雖俱以求仁爲宗但他的功夫有時提起有時放下日月至焉未能遽定得他故俱荅以不知賦謂兵賦然又稱三子之才者因武伯原是有用人之柄的正宜隨才器使何必舍三子之可知而索其不可知

孟武伯問說子路是仁的麼。夫子說這是他心裡事。我不曉
得。又問。夫子說由也千乘的大國。好教他去治兵賦。一定訓練
得來。不曉得他的仁。求也何如。夫子說求也千室的大邑。
百乘的大家。好教他去做宰。一定總理得來。不曉得他的仁。赤
也何如。夫子說赤也束帶立在朝廷上。眞是個儀表。好教
他與賓客言語。一定動得人來。不曉得他的仁。

湯自新問。武伯止問三子之仁。何為夫子反各舉其才以告。
答曰。此正是夫子仁天下處。蓋世間必待仁人而用之。寧有幾
人。究竟整頓不來了。惟隨人所長。使之濟世務。今將來便康績
咸熙。而仁覆天下矣。惜乎當事者不解其意。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測）在後世看顏子因夫子有許多稱賛皆知愈於子貢若當時則顏子如愚深潛不露而子貢聰明外見且有謂賢於仲尼者何況顏子故夫子以孰愈令其自己較勘乃子貢一聞此言不勝退縮將兩下見地一一證明聞是外邊觸發回聞一賜聞一聞處原無多寡如是心中證悟知十乃數之盡頭即是一貫知二乃數之對待止於推測此便是小悟大悟之別總以發明何敢望回之意夫學者少負聰明便將人不看在眼裡一味勝心浮氣能算人上如何見得自己短處可有進步今子貢一較量

間卒然驚悦把平時勝心浮氣冰消霧釋其返推測之聰明而歸德性之證悟亦即在此爽然若失時不必更推進一層矣故夫子即就其言而玩味之說個弗如復申其言而以巳印可之說個吾與女弗如總是再三有味何敢望回一語而以退機爲進機致夫子鉗錘之妙用也

（演）夫子嘗對子貢說你與回都是吾門高弟還是那個更勝些子貢吃驚對說賜怎麼敢望回回聽得一件就從頭徹尾曉得十件賜聽得一件只因此推彼曉得兩件差得多哩夫子說你與回原來這等懸絕弗如也你肯恁地虛心你道是自家不濟處我正道是你的進處我弗與你這弗如也

商孟師尹問夫子與賜弗如時說擬議紛紛似不若只照本文口氣而不必求其所以然處何如答曰此是論口氣但主意自要討個分曉時說云何曰一說聞一卽一貫之一子貢識此故與之曰子貢自謂不如回單在知十知二處辨別若以聞一爲一貫則子貢與回一樣聞安見其弗如曰一說一二與十還在識見多寡上較夫子欲其去了識見因就其言反跌之謂知二不如知十倒是好處故與其弗如曰此識見爲耳聞乎爲心知乎若耳聞則回聞一賜聞一並不曾比回多聞了些如何究他要多若心知則正是反耳聞而歸心悟十與二乃所悟之有偏全非眞有十件兩件也雖道悟得全的不好倒要悟得欠缺些

不成曰一說吾與女謂夫子與子貢都不如他曰此言殊無謂相知師弟何爲作此虛遜語曰一說不就外所聞者較多寡而就心所知者較多寡正是畧聞見而歸德性故與其弗如曰此解知十知二得之矣但於弗如未貼蓋知十知二原以解上何敢望回之旨不若以弗如直應何敢望回而知十知二畧聞見而歸德性亦自該於其中覺更貼切曰以子貢能退讓便與其弗如雖語意極貼似無甚意味曰看書只要相肯正不必深求世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媛媛姝姝學一先生之言而長見笑於大方者偏在學問中人虛衷善下亦豈易得○徐時泰問子貢語中原無弗如乎而則弗如也即照舊所云你與個不如他

似要答曰何敢望回即是說弗如字眼雖殊而語義則一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註說曰朽腐也雕琢刻畫也杇鏝也泥塗也

測以朽木糞墻責晝寢意已盡矣想宰予平日或能以勤學自許者故復更端而爲聽言觀行之說夫子未嘗失眼於始亦未嘗改過於終言此特以痛警之耳

演宰予當晝的時候寢臥夫子說世間惟那朽木不可雕刻也糞土的墻不可杇飾也今宰予就是朽木糞墻何所用其誅求

夫子既責了他又復說始初我於人也聽他的言即便信他的

行。如今我於人也聽他的言。又要觀他的行。這是謂何。單因宰

予行不照言。改了這方法。

〔商〕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那棖曰申棖弟子中尉

〔測〕剛與勇異。勇是作用之發舒。剛乃本體之堅定。譬如一物。火

燒不焦。水浸不爛。刀斫不入。鎚擊不碎。真是無可奈何得他。世

人心體若此。便是不淫不移不屈的體段。乃可擔當世道。負荷

乾坤。夫子所以思見。慾者。心之所欲。凡富貴功名情欲嗜好。不

拘那一件。要着他的。便被他牽得昇去。壓得頭低。只得跟了他

轉動。誰不自要主張。實是沒奈何處。故謂之焉得。此與剛正冰

茨柑反。

須夫子說剛的人最是堅硬吾從來不曾得見或人對說申棖便是夫子說棖也的人他心上還有欲旣被牽帶怎麼剛硬得來。

問曾奏績問有說人心無物常伸今爲慾所撓即此已極柔靡。不必說到發見於理較細。答曰已發未發原有分別那未發只在念頭上慾便是他念頭這裡軟了如何硬得起若到發見處則有眞剛僞剛之辨然遂氣雖或激昂旣是假的却作不得准。曰看來棖定是假的。曰那便見得他假人也有其心要剛只是心上還有一二割不下他剛的所在固多自動他不得若中着

那一竅割不下處。却又不知不覺。被引了去。因一節而壞其全體。則有之。非可以一念之飯而謂他念之皆僞也。〇方之游問張橫浦訴論語云。理欲何妨自並行。只因欲下却添心。謂此慾字有心。故不好。答曰。還問他所欲的是甚麼。若是私。雖無心也是夢覓顚倒。若是公。雖有心也是强恕行仁。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測〕此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樣。總之是恕。葢所求未能。夫子猶以爲歉。子貢如何便能到得。但就恕之中。自有安勉不同。在安然的。無念不與人相通。若勉强的。念頭簡點到處。亦能推之

於人。一念不到。不覺忽生間隔。子貢只是强恕的。念頭雖要如此。未必能念念如此。故夫子以非爾所及喚醒之。正使之反躬自簡。而嘗懷不及之恐也。

(演)子貢說。我不要人加與我的所在。我也要將心比量。不去再加與人。夫子說。賜也。這個還不是你到得的。

(商)王光濟問。不欲無加。固是恕之事。但不知恕與仁。還是一是二。答曰。恕出於自然者。卽是仁。恕出於勉然者。卽是求仁。(賀毖謙問。夫子云非爾所及。豈不欲無加。子貢自家曉得不能而故爲此空談。答曰。看一欲字。子貢亦正謂心下要如此。原不說就能得。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測〕文章是文彩之成章。凡一身威儀六經刪述皆是。性是人心所具之性。天道是上天所運行之道。聞者外來之觸發感而忽通者也。言性與天道。則夫子未嘗不說。但人只作一句說話聽過。那便能心下理會得。文章不定是說的。倒可得聞。言性與天道。却是說了倒不可得聞。道分明謂道在心悟。不在言傳也。此性與天道。既說不可得聞。不必訓解明白。文章雖即性與天道之著見。然旣兩邊說開。正要彼此相形。亦不必附會爲一。

〔演〕子貢說。夫子做出的文章。倒是好聽聞得的。夫子所講說那

人的性與天的道。倒是不好體問得的。學者却作如何理會。

商曾觀文問、一說文章夫子常言。故可聞。性與天道夫子不常言。故不可得聞。以得聞爲之言。以不得聞爲之罕言。似於聞字好體貼。答曰爲貼一聞字將夫子之文章上無言字的要添一言字。言性與天道上有言字的又要略了言字加以聞字。增減原文。是何道理。且非獨此也。子貢妙悟正在不言的倒可聞。言的倒不可聞。須索理會。若泥定以言配聞。則可得聞與不可得聞全繇夫子之言不言。於學者更無關涉矣。是豈子貢立言之旨。柴世恭曰。文章旣是威儀。豈盡無言。且本文亦未嘗有不言字。曰以下文言性與天道言字照起看。則文章上不用言字。可

知其意不說向言一邊去文章本是有言的及不用言字性與

天道本是無言的及用一言字此中似大有意在。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測〕未之能行緊頂有聞乃一時纔聞而未及即行也惟恐有聞是恐復有所聞而不及並行正形狀他急行的心事。

〔疏〕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何註曰文子衛大夫孔圉

〔測〕孔文子有逐疾妻遺之事子貢此問或亦有不滿意夫子取人只有一節之善便了不論其全體敏字提起不恥與好字對

下問與學字對總應上敏字敏是見得早做得快似乎不消學問他却不以資禀自恃好學凡嘉言善行所在都去做效不耻下問凡在我下者亦去問他不以爲愧這便是彬彬博雅有文采的人諡法原有勤學好問爲文是以謂之文文子學問不必合道只能於經圖留心便是

演 子貢問說孔文子人品怎麽喚做文夫子說他自已的資性本是敏捷却又喜歡去爲學不羞耻問在下的人這樣有學問與諡法正合因此就喚他做文了

商

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民也義（何註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左傳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又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測）君子之道四、特舉其大端。要之細行亦即該於其內矣、他生平行事。如勿毀鄉校之類、謂善者師。而不善者改、何等謙巳、下人、這是行巳之恭、歷事四朝、外有晉楚侵陵、內有強家偪僭、他周旋其間、真可謂鞠躬盡瘁。這是事君之敬、觀輿人所誦、如教子弟、殖田疇、民皆安居樂業、這是養民之惠。因鄭俗淫奢、如褚

衣冠、伍田疇、使之截然有制。這是使民之義。子產事雖勝述、借此畧一相証、要不必盡拘。

演夫子嘗說、子產有君子的道理四樣。他行在自己、有小心的恭。奉事君上、有尊禮的敬。撫養百姓、有加恩的惠。役使百姓、有合宜的義。好處真數不盡。

商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何註曰、平仲齊大夫晏嬰

測

演夫子說、晏平仲最會與人相交。他交到長久時、容易怠慢。却仍舊是敬重的

〔商〕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何註曰文仲魯大夫臧孫辰蔡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朱註曰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

〔測〕左傳國有守龜其何事不卜。臧龜未常不是。但作室而刻山畫藻過於華靡似覺無謂因其平素有智名。故以何如其知盤詰之口氣要說得渾融

〔演〕天子說。臧文仲是個有見識的人。他居那蔡龜。刻山形在斗栱上。畫水草在短柱上。這等華麗是甚麼樣的見識。我爲他解說不來。

〔商〕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小註曰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諡號曰古以四馬共駕一車四謂四匹爲乘十乘四十匹也

測忠至於喜慍不形清至於棄遷不顧亦非勉强所能人固有資性學力之近一善偏長者要只算是獨行之士益以四德律之子文之忠當是致身之義文子之清當是見幾之智若仁則須根不忍之心來必以生平本念槩觀方可定得故謂未知焉

得仁乃是我不曾曉得他生平難定其爲仁也此即與不知其仁一樣

演子張問說令尹子文三次做官爲令尹也沒有喜歡的顏色三次罷了也沒有慍悶的顏色舊令尹做過的政事定把去轉告新令尹這個人品怎麼樣夫子說他一心爲國全不把官爵放在念頭上是忠的了曰也算得仁麼曰這只是一節他的生平本念尚未知得怎麼就定得是仁又問說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四十匹他棄了這官去之到別一邦便說這人正像吾國大夫崔子去之到別一邦又說這人正像吾國大夫崔子去之這個人品怎麼樣夫子說他一心避亂全不把利祿放在念

頭上是清的了曰也算得仁麼曰這只是一節他的生平本念尚未曉得怎麼就定得是仁

商柴世埏問忠清與仁如箕子比干之忠夫子云殷有三仁如伯夷叔齊之清云求仁得仁謂何子文文子獨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答曰夫子論仁原有偏至之仁乃分四德之一者如管子能禦亂止殺有功於世亦稱其仁何況箕子比干夷齊至全體之仁乃統四德而合源於性者如顏子亦止許其三月不違何況子文文子曰如子文文子身上何故以全體之仁律他箕子比干輩却又輕許也曰箕子比干輩雖以忠清然一是不忍民社之淪亡一是不忍父子兄弟之悖戾從忠清信得他仁體

無傍故與其仁如子文文子夫子未悉其生平本念所在止問此一事好則仁體難定故但以未知焉得仁渾然荅過施惟中曰時說謂心迹安勉之分似亦辯得明析何以不用曰夫子學問止嚴心迹单怪着心一樣迹一樣的鄉愿如何肯以迹然而心未必然者爲忠淸至安勉之說近似然觀其喜慍去就之際甚是脫然要難以勉强坐之即忠淸果出自然亦不過成其爲忠淸耳安見便可承當此仁也柴世埏曰孔子稱相事有喜色孟子去齊有不豫色箕子佯狂而不去又何故豈反出子文文子下乎曰正須此處較看爲爵祿心宜淡則憂喜貴忘而爲天下心不宜淡則憂喜又不必忘君子去就論其大者文子爲世

卿不討賊而出奔。視佯狂之戀戀宗國。何其忍。而子文不以力夫挽楚之僭王。亦與正名不仕者衍廢矣。夫子不許二子之仁。疑必在此。但未可以臆度之見。強實其渾融語氣耳。○方如騁問焉得仁與焉得智。一般分明都是斷語。何此獨寬說。答曰此要看來脉。焉得智上面是擇不處仁句。乃實落語。此承未知來夫子原說不曾曉得。如何可斷定。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何註曰。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

測大凡道理所在。則思之必得。必措須要多遍思量。謂之行乃是日用所行之事。一日之間紛至沓來。必取三思則狐疑不斷。反不免紛怔之病矣。所以教之再思。

演季文子凡事三遍思量方纔去做夫子聽得了說凡事思量過了又再思量儘彀十分仔細便也彀了。

商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何註曰武子衛大夫甯俞○左傳晉文公伐衛衛成公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衛侯日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晉人復衛侯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置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乃釋衛侯

測武子未嘗仕文公有道無道俱是成公時當其君臣相安國家無事便是邦有道當其君臣相訟流離在外便是邦無道有

道之時。武子無事可指。要知有道則知。乃影起無道則愚。即不愚如愚之意。其知可及。亦是影起愚不可及句。不必認作實話。其愚從何處見。蓋武子若稍露一班。必爲晉人所忌。如何肯容我與君周旋。今從君於難。至於士榮殺。鍼莊子刖。而武子獨不被害。又至於納橐饘。貨醫衍。皆人終不爲疑。則其機權之妙。必有裝呆作癡。深自韜藏者。而正假此以險行其謀。乃巧於用知處。故其愚爲不可及。

【演】夫子說。甯武子當邦國安穩時。便做個聰明人。本是知的。到邦國危亂時。便做了懵懂人。又是愚的。他的知。有聰明的都會使人還可到得也。他的愚若不會隱藏。使易識破。人不可到得

也

〔而〕孫長文問忠不可及若說爲保身濟君是以成敗定人品了只他不避艱險便是難及處答曰人臣能忘身徇國者固好若其自晦以成君則苦心隱飾尤爲難得故以爲不可及且以不避艱險言乃是見義明決處以忠目之終恐不肯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淵〕夫子思歸蓋爲道不行於天下而欲傳之於吾黨狂字夫子解作古之狂也肆是把局而展開嘐嘐慕古志意高遠而簡則瑣屑的事不去做有脫畧世故之意成章如織成一疋錦狂簡能成就其規模而有文彩可觀也但一味高脫不求穩實却有

過中失正處。所以要裁。如一疋錦。裁剪來方成得一件衣服。

演夫子在陳。因見道不行。歎息說。歸去罷。歸去罷。吾黨的小子狂簡。都規模闊肆。不肯做瑣屑的事。斐然有文采成一個片段了。只未曉得剪裁的方法。我歸去。那愁沒事得做。

商黃堯彩問狂簡非中行。何以能成章。答曰天下人騎兩頭馬的甚多。如讀書者又要營利。出家者又要吟詩。逃禪者又要做官。七上八落。不成片段。惟狂簡的。一味向在廣大高明一邊。更無卑瑣夾雜。便已成了片段。故謂之成章。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何註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測天子見世之嫉惡者。成心難化。故把個嫉惡極嚴的來做個

樣子伯夷叔齊他看人只當下一念好就好了再不追念他的舊惡當之者眞如虛舟之觸飄瓦之投那有怨他之理

〔演〕夫子說伯夷叔齊是個極惡惡的人然却只論眼前不記念那舊時的惡事便有怨他的也都能相諒就因此希少了

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那號曰醯醋也諸之也

〔測〕世人於大利大害處再不肯爲人周旋偏是沒緊要所在於人不必益於巳不必損如乞醯之類者最會搪抹人此只是陪奉世情的套子而世反以爲美事在畢畢隨俗者不足道素以直名如微生高而亦爲此便可詫異甚就其極沒要緊處亦自

與生平大節解說不去以冷語點破世情之難脫也不必因此一節就把高生平都說壞

〔演〕夫子說那個說微生高直或人向他乞醯他自己沒有轉向鄰人乞了與他倒也是會周旋世情的

〔商〕徐尚仁問此是觀人於所忽小者不知不覺露出破綻則大處盡屬矯激可知或微生高遂是好名賈直之流答曰一醯之與甚微便轉討些與他那裡人便稱贊執此斷其好名恐覺太甚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如字讀之言疏曰左丘明魯太史足恭者便僻其足謂前却俯仰以足為恭也

測此兩種人深情厚貌欺世盜名之流世人都被他瞞過方以爲好。故說個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見能耻者世不多見也足恭者以足爲恭巧令恭俱非不善守而巧在言令在色恭在足則皆外飾而不發於踪跡矣這與共工象恭滔天鄉愿閹然媚世一類舉世以謙德目之者也交友有怨即宜明白說破可解則解不可解則告絕今心本怨恨乃藏匿過了外邊依前交好這也未必爲報復不過謂既與之友而中道棄捐人必議我爲薄只得包含將去舉世以厚道目之者也兩耻之因他藏頭盖面心事不好拿與人看如穿窬之盜惟恐人知故謂其可耻。

演夫子說有一種人巧利着言語令善着顏色足上行得恭敬

他心事只要哄人喜我世間都道他有謙德惟獨左丘明羞恥他丘也羞恥他有一種人藏匿過了怨恨仍去相交那人他心事只要哄人相好世間都道他有厚道惟獨左丘明羞恥他丘也羞恥他

〔商〕施惟中問巧令足恭只是工於諂媚匿怨而友亦或有所干求而隱忍俱鄙賤齷齪之流故夫子以恥激動他未必有要名之念答曰此等人誰不曉得恥他謂何獨說丘明與丘惟能恥者獨丘明與丘故知世人皆被其欺而爲盜名之輩也湯自新曰如此則可恐何以恥言曰今人說起人做賊必以爲羞恥盜名者亦然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訓〕聖賢分量自是小大不同不必較拙世人待朋友只是不交財便好若些些小利害相涉未免頭紅面赤傷了和氣乃至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了亦無憾心無憾者絕不動念如不知覺的一般此其氣槩何等灑落善是有能於己勞是有功於人伐乃誇能以己之善形人之不善施乃施張有好處到人要賣弄開來善勞本是好的無伐無施併善勞都渾化了此其心體何等空洞老安友信少懷當下固可做得若要盡時必須得

位行道經制大備老者使之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信則在朝同寅協恭在列國講信修睦在鄉里相賙相恤懷則不饑不寒進子弟之俊秀者而教之膠庠使天下人人得所方是安信懷盡處夫子有此志平居所值雖無不自盡然能與之以教不能與之以養即教亦能及其信向者不能及其棄絕者本心如何得遂止抱此志以待時而已非因無一願字便當下可了不假安排也

演顏淵季路侍立在傍夫子說何不各人言你們的志向子路就對說願把那車馬所衣的輕裘與朋友相共直到敝壞了全無抱憾不把財物放在念上顏淵對說願無誇伐在我的賢善

無施張爲人的勤勞不把好事放在念上子路因問說願聞夫子的志夫子說我要年高的老者安適他相交的朋友孚信他年幼的少者懷保他使人人得所便了

〔商〕仲霞問時說夫子之志無待二子之志有待是否答曰若說二子有待則寸絲粒米朋友可共何必裘馬編橋渡壞皆爲陰隲吾勞寧必在大安見顏子子路之有待若說夫子無待則春秋列國紛爭夫子無號令之權眼見殺人如草菅如何能使天下老幼朋友畢得其所又安見夫子之無待此真空頭學究話曰然則若何曰隨分自盡則俱無待滿足其量則俱有待此理乞人亦可行得帝王未必了得〇徐道立問老安友信少懷還

似隨時隨地可行不說願乎正見他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盡

答曰不願外之願比作這個願乎難道夫子云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子又未得位這都是願外了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訓有過自見雖亦難得猶改有之至於見過而能內自訟則如仇家構獄盡心力不勝不休此等人更不易得故有絕望之嘆然此必顏子已沒之後也

演夫子說我一向勸人改過如今罷了我未曾見世間有能見了過失心內自家爭訟決不肯容過的人

〔面〕吳之坤問內自訟如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雖道空空喜歡疑亦是內自訟的了答曰子路所難者。例是見過故夫子每以知誨之然如子路亦聖門所少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測〕易曰忠信所以進德則忠信便是學誰何又須好學。這點忠信的心欵是皆與不去操練他不過是個不謅謊不扯虛頭的老實漢鄉村愚夫愚婦何常少來若去操練他到至誠田地便可盡性而參贊而學正所以操練之也或單提此念不令放下或以聞見觸發務令擴充皆所以爲學者然說個十室必有似尚有不稟忠信之人此蓋爲習氣障重真心不能呈露其實本

蓋無人不具者夫子平日他事皆不肯承當獨好學屬之人為故每以之自認蓋欲人之各各淬勵耳

〔演〕夫子說十室的小邑必定有其心不没忠信像丘的人但只是不肯把這忠信去鍛鍊成就像丘這等喜歡為學也丘也只得這些勤緊有甚麼强過人

〔問〕柴世甚問忠信與有恆似無別一則十室必有一則舉世難見敢問其所以異湯自新曰有恆是可久之忠信忠信未必自少至老永不變易故須要好學答曰是

##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

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

言然〇家語曰君子南面臨官〇說苑曰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

【删】南面卽下臨民之義謂可出仕而臨民也仲弓知夫子許已在簡見子桑亦能脫畧世故而心不然之故舉以相質可也簡亦謂其可居南面蓋淸淨無爲較之煩苛多事者猶差勝耳而仲弓則深疑其簡之不同故不容無辨居是身之所處行乃施行出來居敬者他自已原非敢厥事凡民情利獘政事原委俱一心去料理過及行到政上方從簡畧不爲多事蓋居敬的人心下精明便簡也斟酌得停當旣無煩苛之擾亦無叢脞之失

不亦可乎正應轉前面可也可字居簡者自已原只要省事及至行時又不立一法不創一制一味與民休息此亦不是偷安怠荒者正如後世用黃老之術而治尚清淨然於帝王經世之法有間終不免踈失故以為太簡耳仲弓不在所行處論簡直於所居處論簡真辨得確當故夫子復然其言

演天子說雍也為人可使他南面居官仲弓因問子桑伯子夫子說伯子亦可使南面他能簡畧仲弓說簡有不同若是居身能敬原不敢慢事而行政纔簡更不去多事以這樣臨莅百姓百姓都照顧得到不也是可的麼若是居身先簡原不肯做事而行政又簡絕不去做事這無乃忒簡了些麼夫子說雍論簡

直究到居的所在。一遍果然沒貼，一遍果然遍當，最說得是。

商楊初復問行簡有甚撑重大事做，其餘細小的剩下是否。答曰，屑官法度極為詳密，那有可剩下者。事不論大小，只論該行舉事中乎肯綮，合乎機宜。或用人分治而我不勞，或相時度勢而民不拂。無三令五申，朝更夕改之擾，便恰如無事一般。只看如今用心做官的堂上肅清，一日發落許多事件，聲色不動。不用心做官的衙門囂鬧，文書填積，件件打發不開。即此可見煩簡之辨。○胡承明問居簡行簡何謂非偷安怠荒。答曰，怠荒的他只簡了政事，何嘗不苛於誅求，煩於供奉。那曾簡得。此當如曹參師蓋公黃老之言，一遍飲何約束，日飲醇酒而不事事者。

雖未幾卒起七國之變不能如周公之赤舄几几制禮作樂以開太平而漢治亦幾小康其簡非絕無足取者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測不遷怒貳過正是克己之學遷者移徙也如怒這一人在此時怒他時便不然因此事怒他事便不然再不遷移開去貳者兩次也始初無心偶失隨即更改永不重犯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也

演哀公問說衆弟子中那一個爲好學孔子對說有顏回這個人是好學的他的怒當下就消釋再不遷移到別處他的過當

下就改除再不重復做兩遭是這等用功克己不幸短命死了。如今弟子中沒有自從顏回死後再不聞有好學的人了、

兩萬曰佳問時說過怒不待形見在外只心裡纔動便自心裡消除最說得細答曰如此反說粗了曰一切作用皆從心起謂何在心上說反粗曰無心之謂過若從心起即謂之惡矣可以過言乎曰看後章三月不違仁則三月後一念稍間也是心上的過曰一念稍間亦是無心之失既無心即謂之非心亦可○

徐元朗問不遷怒謂不將心遷到怒上諠云怒甲移乙恐說得太甚答曰若謂怒這人移到那人誠無此理怒只是怒這一個人然前巳怒過向後再見他舉止言動及所做的事未免觸起

須備能於此毫無所動。便是成心盡化之人。夫豈易得。夫子云不遷怒。止謂不遷其所怒耳。不必又加上心不遷也。○魏士準問王龍溪謂顏子心常止。故能不遷。心常一。故能不貳。此說何如。答曰。若本文云不遷心不貳心。則依此說誠妙。今既說不遷怒不貳過。如何裝一心字。換用本文過怒字。曰龍溪此說是言其所以然。曰即以所以然言。亦未是。若果能常止常一。則已是聖人矣。顏子不遷不貳。分明還有過怒在。怎便到得。曰爲此言者。只爲恐將顏子看低。曰顏子品格之高。何待言。只爲無年早夭。故學聖人而未達一間。此二語正是他學問真面目。豈相知如夫子。其言猶有未當。而必待後人之幇襯也。○李明睿問有

說不過衹在得手之後有說在做功夫之時看來做功夫時如此則得手時亦如此似無兩槪答曰用功時吃力些得手時輕便些其實無兩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何註曰原思弟子原憲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斗曰庾十六斛曰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刪】辭與益記以見夫子用財之宜一是不當與而與以周急不繼富辭之一是不當辭而辭以與鄰里鄉黨通之此猶是第二義若論第一義弟之於師有服勤之誼粟原不必與君之於

臣有養廉之典祿原不必辭然夫子何故不直說破必遷就其語只因冉子爲朋友母請粟是一片熱心遽說不當與冉子心下終難怨然且弟子中的有貧窮的就爲定例便不通融惟說赤家自富不須繼他冉求纔放得心下原憲是狷介的人彼看身外皆爲長物粟至九百窮措大衆破屋子矣無所取用反覺障眼若把來周鄰里鄉黨獨特九百便千萬也不嫌多原憲方纔放得心下總之不徒以理之所制而適以情之所安乃聖人化裁二子妙處妙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文氣一句讀即毋乃太簡乎一例

演記者記說子華爲夫子出使到齊國去冉子爲他母親請養

膳的粟這本是不該與的夫子不直道破但說與他益冉子嫌少討添夫子說與他使冉子還嫌少私下與他粟五秉夫子曉得了說赤到齊去乘坐着肥馬衣着輕裘他家裡原不貧我聞得君子只周濟那急迫的不去繼續那富足的記者又記說原思嘗為宰與他俸祿的粟九百他嫌多推辭不受這本是不該辭的夫子也不直道破但說你道粟多沒用處毋乃以與爾鄰里鄉黨將去助了人麼

商鄭尚友問原思是狷介的人不輕取者亦不輕與若先自取又與人愈不肯做矣夫子即要開他與人之法必先破他不取之非故下一毋字直是斷斷不可辭者至於與爾鄰里鄉黨原

爲求義即一乎字似亦可見答曰子看原思的辭還是爲要不該受故還是爲自已淡泊要他沒用故曰自然是爲要無用曰如此則教他與鄰里鄉黨不有用了。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註曰犂雜文騂赤也程子曰始角也可用牲也。

測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故夫子爲此言謂人品不以類拘也山川不舍非是自來取用只舍了他便沒有可祭祀得的即是山川不舍了。

演夫子嘗私論仲弓說雜色的牛生出子來有赤色的騂且有始生的角正是可用爲祭祀的人雖道他母牛不好要不用山

川其肯舍棄了他麽

〔商〕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測〕仁字夫子不曾明下註脚即就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可互見到一日克復心與仁打成一片方能絕無離合顏子正做克復工夫雖極專篤到三月之久未免念頭略有走漏但他一提便醒如電光石火之過仍是不違時候多三月只稱其能久不違者心與仁相合而不悖違也至乃心至到仁上日至者每日必至而不能無違仁之時月至者每月必至而不能無違仁之日方其至時本體依然直露但此心操存不定而未免昏散乘之

耳。聖門提仁爲宗。故諸弟子皆務求仁。如顏子則克復。仲弓則敬恕。司馬牛則訒言。即所教之不同。而亦可見其機緣之異。今將回與其餘並較。正欲策勵諸子之意耳。

〔演〕夫子說吾門弟子都要求仁。唯獨回也他的心最會操鍊。與仁幾乎打做一個。到三月長久。更不違背着仁。其餘便放逸時多。只好每日每月到這仁上便了。怎比得回這般長久。

〔商〕吏乘古問。心之與仁還是一是兩。答曰是一亦是兩。譬之心是火。仁是火之煖處。有此火。自有此煖。原可以爍一切物。禦一切寒。若置此火於深灰之下。則煖不得達。便與沒生機的心一般。甚至投此火於寒冰之中。則煖性盡滅。一味陰慘。便與極殘

賊的心一般。此可知仁與心之別。○僖時甫問三月既不違則三月後亦未必違矣。夫子止贊他能久。不必又說到違處也。答曰口氣固然。若究其實則夫子果道他到底不違。何不說無終食違仁無終身違仁。而止言三月。蓋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分明還有不善與過。只是他隨斷隨續。簡點得快耳。無心偶錯。隨即簡點。正如日月之食。何傷本體。過此即從心不踰矣。此亦似於顏子無損。而不必曲為遮護。使聖人大賢心境。反混而無別也。○江學海問諸子與顏子。既有久暫之異。則恐所至與不違。境界亦必有異。如一同視月。顏子在空處看。其餘止從隙中見之耳。答曰。是。看月微有不同。然月體亦非有兩。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朱註曰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淵〕有一節之長使足從政不必求全乃夫子器使之法

〔演〕季康子問說仲由好教他從政麼夫子說由也的人果敢會得斷事於從政乎何難之有又問說賜也好教他從政麼夫子說賜也的人通達會得應變於從政乎何難之有又問說求也好教他從政麼夫子說求也的人藝能會得理繁於從政乎何難之有

〔商〕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朱註曰閔子騫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

〔訓〕天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出來仕其門不以爲非閔子騫之不欲仕或別有主意未必是不欲臣季氏對使者說話。志甚決而詞甚婉具有道氣象。在汶上則已適齊非季氏召命所及也。

〔演〕季氏遣人來要使閔子騫爲費邑的宰。閔子騫說煩使者好好爲我回覆倘回覆不倒有再來召我的我這裡不敢安身必定在汶上去了。

〔哂〕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何註曰伯牛弟子冉耕牛有惡疾不欲人見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

〔測〕斯人。乃論其生平。不止譏疾一節。

〔演〕伯牛有疾病。夫子去問他。從窗牖裡執他的手。嘆說。有這病勢必喪亡了。是有生的命矣夫。這樣人也。而有這樣疾也。這樣人也。而有這樣疾也。如何人事料得到

〔商〕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如字讀○註疏曰簞笥也竹器以飯也

〔測〕居食人之常情。顏子何以獨異。蓋常人心事。單在境上尋樂。

所以居食非陋便難忍耐。至於不堪其憂。顏子心事自別有所處。箪瓢陋巷都不覺得。心中原有的快活不因此改換。故曰不改其樂。樂如無言不忧欲罷不能便是

〔直〕夫子說賢哉人品不凡。是回也這個人。他一箪的食。一瓢的飲。居處在隘陋巷。和人都不堪其憂愁。回也不因此改換了他的快樂。真是賢哉回也這箇人。

〔所〕王師濟問顏子之樂究竟爲着甚來。答曰周茂叔令人尋仲尼顏子樂處。此正學者所當參尋。曰意人心不爲居食勾引。能得靜定。即是樂。曰以靜定爲樂是惡動而好靜。乃二乘之學矣

柴世埏曰。孔顏樂處分明。樂道。昔人謂不是樂道。想說破了反

不得力故將此做個話頭來曰是此在得手後如孔子即謂非樂道亦可然且可好學云好古尚有學古在若顏子當日正用請事功夫不是樂道樂甚麼但只須求自不宜深入耳鄭尚友曰樂是心之本體聖賢正適得其本體何必又說到道上曰來入化境則本體上的樂少不得有所緣如心緣於利祿者樂在利祿心緣於道德者樂即在道德舉世疑曰陽明子謂樂是心之本體此理竊信不及盍諭本體樂者無過嬰孩謂何嬰孩墮地不笑倒哭曰嬰孩在母腹安適即是其樂處忽然墮地恁般驚恐怎得不哭其哭者正謂失所樂耳以此推之今人心下只是要快樂求樂而未必得則憂捬其樂則怒失其樂則哀七情

一轉展相生以時爲帝而總只爲一樂心之樂如乾之元元統天而貫乎四德樂亦統心而貫乎七情故以樂爲本體顔子能不以人情之憂奪所樂其於本體亦庶幾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測〕中道而廢是虛擬個力不足的模樣以破其自畫非眞有用力而不足者畫者畫地自限也

〔演〕冉求說非不喜悅夫子的道只是心下要做力量不勾夫子說力量不勾的也須着力做看做到半路挨不去只得住足如今你原不曾做乃是預先畫住怎埋怨得力着

〔西〕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測〕儒乃學道之人。君子、是借爲君爲子而有爵者。以位論德之稱。儒而冠以君子。大儒也。其學必明明德於天下而以宇宙爲量者。小人乃細民。儒而冠以小人。小儒也。矜名惜節。硜硜自守。而不以天下爲念者。此兩種、同謂之儒。俱已在學問中。而其實局量迥別。觀子夏平日可者與不可者拒。則此實有因病而藥之意。

〔演〕夫子對子夏說。你是個儒者。須要做爲著世界的君子儒。不要做爲着自己的小人儒。

商㞕宗理問君子儒既是要爲人何以古之學者又爲己答曰儒是所造之品學是所用之功蓋人品必及人始大功夫不切己不真曰此似乘真僞說方完否則小人而無忌憚鄉愿德之賊彼何嘗不以儒自待也曰本文下一女字是針著子夏身上子夏定非作僞者故不必以真僞言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註疏曰武城魯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亦弟子也朱註曰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測不由徑不私謁只是細事然觀人正於其細惟這兩件不苟便可見是光明正大路上人了

演　子游爲武城邑宰。夫子問說女曾得個人了麼。子游對說有個游澹臺滅明者。他行路不走小徑。不是爲着公共事。未嘗到偃的室來也。做人是這等拘方的。

而柴紹煥問觀人者須視以觀由察安。而子游卻在走路上觀人。不幾忽畧乎。答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免失聲於破釜。此正是觀由察安之法。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註䟽曰反魯大夫孟之側誇功曰伐在軍後曰殿策捶也○左傳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測　戰敗而還。則國人方有喪師辱國之恥。反能掩其殿後之功。

是不以巳長形人短。所以夫子稱之。

（演）夫子說孟之反有功勞能得不誇伐。我魯與齊戰敗衆人都爭先奔逃反獨殿在後面到將入國門正是衆人共看時候反抽鞭策他的馬說非是我敢在後也乃是馬不進前也倒把功勞不認帳。

（商）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那號日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春秋定四年會于召陵盟于皐鼬左傳曰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史多不敢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者案定十四年左傳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註宋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於南子在宋呼之

〔測〕看不有而有文法。分明是相反語氣。美色還祗不得佞口過。蓋舉人情之極好者。以形狀好佞之尤甚也。春秋時如列國所尚專在詞令。其閒說得近理。固有而強詞文過者亦多。至於戰國蘇張輩立談取卿相。流弊遂不可救。而當時風已熾矣。故夫子深致嘆傷之意。

〔演〕夫子說人好的是色。若沒有祝鮀的佞口。而只有宋朝的美色。也還當不得事。難乎免害於今之世了。

〔商〕洪天來問。前云佞者屢憎於人。此又云非佞難免於世。似覺相背。答曰。看今之世三字。分明謂流俗所喜。若少有見識的人。畢竟惡他。二意原不相妨。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演〕將戶與道並舉。是借道路之道。來說道理道。乃天下之達道。人行動少不得要依傍着道理。如人出屋子外去。定要從門戶過。若舍了戶。便須鑽穴踰牆。舍了道。便是荆蓁坑塹。兩下一様離不開的。乃人於戶不能不由。於道獨不由。却是何故。以爲難由。與戶之易由一般。以爲別有可由。又與戶之更無別竇一般。再替他解說不出。大可怪異。此單要將戶來形道。就眼前極易曉的事提醒人。道字不必深求。

〔演〕夫子說。戶與道都是人由的。如今人那個能得出去不由着戶。爲甚麼獨不由道道也。真爲他解說不去。

〔商〕張殷甫問既說合道便行不通謂何不由道的一般也在世上做人答曰人雖不肯由道然其矯情者能假借名義即愚夫愚婦亦有與知與能少不得有些合道處所以還行得去未至全窮若全不由道念念爭張事事悖戾自然人容你不得一刻也行不通可見世上沒有全不由道的然非賢智之過即愚不肖之不及與道不恰好亦總謂之不由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測〕質是質樸止有尊卑貴賤相接之體段文是文彩相接處又有登降揖遜周旋進反之儀也人若凡事只存大體段一味率真行去把儀文都畧過了這是質勝文便連質也不像個質益

裝一物方纔像一物如子路說冇是哉子之迂雖他愛師好道那出言粗率不成個弟子體段這不謂之質謂之野了野如村夫俗子一般若凡事專尚儀文舉止言動裝成個好看套子把體段都掩過了這是文勝質便連文也不像個文蓋裝一物必要像一物如爲子者見父母深拱大揖做十分虛禮而又豈減個兒子模樣這不謂之文謂之史了周官有胥史掌文書但知有載籍而不知其中之事實者文與質再離開不得的彬彬謂文質間雜相和適均這方纔不是野史是個君子君子只紹上野史反看

〔演〕天子說質樸若勝過文彩這不算做質便是村鄙的野人文

彩若勝過質幹這不算做文便是簿籍的胥史惟文質都不偏勝和得彬彬適均方纔不是野不是史是個君子。

〔商〕程繼祐問或謂文質彬彬須是七分質三分文非相半適均之謂答曰文質原相離不得譬之樹質是樹之枝幹文是樹之花葉非枝幹無以附麗其花葉非花葉無以表顯其枝幹必兩者俱備方成一株樹三分七分怎麼分派得開。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測〕人何以生有知覺方是生的沒知覺便是死的這知覺觸着便醒假如睡夢中聞呼喚不假安排即能答應又如執途之人而問以不相關事是非臧否不爽此可見人生原是直遂的

之反爲曲乃云罔者。要將直作曲必須把本心匿過外面裝假虛套哄人而中實無有者。故謂之罔這樣人如沒知覺的一般。俗語所謂失鬼者本心已丧身子一定該死了若還活在世上。乃徼幸而免者耳這是斷以理之必然。非止行尸坐肉之說。

（演）天子說人的生活本是直遂若虛罔不直還得有生乃是僥倖而免於死的。

（商）蘇東坡曰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也。木之曲也或抑之。水之曲也或礙之。水不礙。木不抑未常不直也。凡物皆然。而况於人乎。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測〕知之。好之。樂之。是何物。究竟是道。固不必填實。亦不必諱避。世上人只為七尺之軀。百年之計作生涯。昏昏懂懂。那知有這一件事。若知得有這件事。真可超宇宙而獨立。亘今古而不磨。明明一條大路。好去着脚。比那不知的好多了。知固必能好。然好則無以尚之。拚命要去得他。知的人只是見得有此種道理。尚未曾做。故不如好之者。到能好。比那空空曉得的。又好了。好固必能樂。然樂則遂其所好。受用着他滋味。好的人。雖十分貪慕。而未得到手。齟齬亦所不免。故不如樂之者。

〔演〕夫子說。世間有曉得這個。已强過不知的了。還不如能好。要去貪求的。有喜好這個。已强過知的了。還不如能樂。實去受用

的

〔商〕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測〕語上是形而上者性與天道是也其實形上之道不離形下之器但必下學盡時方能上達中人上下正因學之能盡與不盡而分也中人浮沉於學與不學之間可彼可此若中人以上則下學功夫已做過正將超乘而上所以一指點便能領會好與他說得中人以下他不曾做下學功夫就做還未到橫排處即與之語上亦只作一句說話聽過且不可與他遽說蓋學力未到之人倒是不與說破只道有個巧妙方法可使一蹴即悟

還肯着實尋求。待他逐處鑽研至於精疲力竭自有出頭日子。若預先明說不以爲苦難而不求即以爲容易而玩忽矣只看當初曾子。必待忠恕功夫已到方纔語以一貫所以一呼便唯。其餘弟子曾子雖告以一貫其能領會者幾人。

演夫子說說話要投機中等人以上的他已有將悟機括一點便化。好與他說得上等話也中等人以下的他還未有悟的機括說也沒幹不好與他說得上等話也。

附下先庚問人品只就學說則所謂上智下愚不移何故答曰

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夫子原以不學爲下未聞以貧鈍爲下。若肯加學問何分上智下愚。柴也甚曰孔子曾子一般好學究

資質賢終不相及曰資稟有女勉則進道亦有難易然曾子終詠一貫豈非以學故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測〕民義是衆所皆宜乃天下之通義也務者專致力於此鬼神爲造化之靈能體物不遺無時不監臨於我者真當亦臨亦保小心敬恢但世人能敬鬼神者便要生祈求語媚之心不知天道遠人道邇盡人正所以合天況鬼神聰明正直決不因人祈求便生歡喜所以又要遠知此能知人道之當然又能知天道之所以然一徹盡徹故謂之知先難謂始初做功夫最是艱難

欲其努力向前而無退脫也。後獲謂難的過了向後方纔有得。欲其耐心守待而無襲取也。難必指克己。獲必指天下歸仁。乃夫子不明言者。或以樊遲未易承受。姑欲使之徐思耳。此則既有請事之功。又無助長之病。一得永得。故謂之仁。

〔演〕樊遲問知。夫子說專務衆人公共的義。盡了人事。尊敬那體物的鬼神。又不去諂媚。仍遠着他。是這樣方見得透徹。好道是知了。問仁。夫子說仁者。起先做功夫。最是艱難。不要怕他。苦過甜來。向後纔能有獲。是這樣方得得實落。好道是仁了。

〔商〕施惟誠問。鬼神既爲體物之鬼神。便該須臾不離。何以說遠。既謂遠之。正如朱註所謂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似還指精神

徵福爲山川河岳古往今亡司禍福之鬼神矣恐未可以體物言也答曰你道體物的鬼神又是甚麼曰自己性命上的如先儒所謂太極曰你道太極又是甚麼曰因不可名言故謂太極曰畢竟是糊塗話天地間神生氣氣生形凡有形之物皆神之所爲在人身則能知覺能思想所謂精神之神是也是卽體物之鬼神而人心之神如此禍福之神可知矣鄭尚明曰何謂人心之神便可知禍福之神曰生爲正人沒爲神靈蓋其生前之精神不汨錮於物欲故死而炳朗於天地之間所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卽今時奉雲長公極爲靈顯亦只是其生前精神不可磨滅耳司禍福之神卽人心之神爲之也而豈有兩物徐時

桑曰人心既自有神則作善作惡禍福皆其自取何爲又有鬼神司之曰譬如士子做好文字自然該中然畢竟有個主司來中你世間人作惡自然該受罰然畢竟有個官府來罰你此之神不期感而無不感彼之神不期應而無不應幽明原是一樣道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此也六經中言鬼神甚詳豈得一槩抹殺張作楫曰體物鬼神是太極原只一個今若此何鬼神之多將無塞滿天地耶曰人心一思想能遍滿天地千萬人之心各各思想亦各各能遍滿天地而彼此初不相礙川中月落非有來蹤薪盡火傳寧存去跡兩在不測變易無方可散爲萬可合爲一非如形體之有窒礙者此即敦化川流之說亦

即子所謂太極也曰鬼神之理若是其至何以又言遠曰遠只是去其親媚之心非去其敬事之實若果無鬼神則所謂敬者敬着甚麽○陸周行問將說以後獲是不要使即不謀利計功之意答曰彼豈以後獲爲獲利乎欲仁得仁又焉貪求仁本爲得仁焉得不要獲但其始初功夫甚難人若不從難處下手偶有一念之合便自認爲欲仁仁至承當太早終久是脫空學問不能得力必須抖擻精神把平日好利好名等念盡行打疊真如死了一番活轉骨肉皮毛一一齊換過方纔我與天下合成一片得得來實落故先後着要須審辨若因後字便謂不要獲則大學意誠而后心正彼也有一後字豈心亦不要正乎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樂讀如字

〔測〕人寄情最易俗樂水樂山是能得清趣的非有超識定養者未易領此故以歸之仁知蓋先舉其寄情處以興起之耳樂謂對之而喜樂也動則雖紛酬萬感心體亦常凝靜乃直指其本體矣樂者活潑之趣物累遏抑他不得者精神收攝得完固不爲物欲所斲喪是又稱許其受用處也樂水肖其動樂山肖其靜動故能樂靜故能壽雖意實相承而語氣却是各開

〔演〕夫子說知者喜歡着水仁者喜歡着山知者心裡常活動仁者心裡常凝靜知者有活潑的樂趣仁者有凝定的年壽都會

討箇情及受用處

（問）孟師尹問今人也有好山水的難道便都是仁知柴世甚曰只怕是假靜趣邀好山水也不眞若眞好山水那一會俗腸定少。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測齊魯之變不知所指何事以道學看來是以先王之禮制律之也觀仲孫湫謂魯秉周禮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可見周先王遺制惟魯獨存齊則內政寄軍令之類將初制盡更矣今齊要變過須把目前制度去了是一番再把先王制度舉起又是一番故一變未便能至道纔好到得魯若魯只用把遺制修舉

起來便是。故一變即可至道。王制之湮。列國皆然。單舉齊言者不過以一強形一弱耳

〔疏〕夫子說齊雖強。王制不存。若把他改治。一番更變。只好去得時制。幾到得魯國。魯雖弱。王制見在。若把他政治一番更變。只要起便是。便好到得王道

〔通〕王師濟問。時說謂去齊之伯功。勢必微弱與魯一般。如病者虛火既退。必至瘦瘠。再加調養。方幾如故。是否。答曰。夫子嘗謂苟有用我。朞月而可。三年有成。豈有將人強大之國反變作弱小之理。曰。然則何以謂一變至魯。曰。發言須看其歸著。若謂魯一變便至道。齊必須兩變方至道。即至魯之說。乃如其禮制。非

如其國勢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邢疏曰觚者禮器所以盛酒二升曰觚○考古圖凡旒亞方角者皆曰觚

〔訓〕觚是器之有稜角的不觚者稜角都沒了因當時之人皆破觚為圓模稜倒角而猶混虛僞之氣竊方正之名故借此以嘆之

〔演〕夫子說噢做有稜角的觚倒沒有了觚的模樣實既不存這還喚做觚哉還喚做觚哉

〔附〕洪度問觚哉口氣嘆名之空存似只以名實言亦是答曰慨名實則天下之失其實者多矣何獨以觚言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有仁之仁如字

〔測〕雖告之曰。玩二雖字。原是假設之詞。井。借言險處。井有仁焉。一謂以極切之仁。寓不測之險。從則依從而捐軀蹈險也。逝。是聽他走去。陷。是入於井中。欺者。有個方所影射。只在一面。如眼看一着東將西避的哄他。君子見了一邊。不見一邊。或便爲所欺。罔者。慢天說謊。四面籠罩將來。君子雖逆一無所見的。反要識破。如何可罔得。陷井爲仁。即是罔之類也。

〔演〕宰我問說。仁者是急於爲仁的。雖或告他說。井的險處有個行仁的好事。他也依從去入井麼。夫子說。怎麼仁者是這樣。君子好教他往前去救。不好教他陷在井中。好把一面欺敝得他。

不好把通身罔畀得他行仁自不冒險去做。

〔面〕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測〕凡自古至今祈言善行斐然成章者皆謂之文即此文而裁其過中失正歸於至當又謂之禮文與禮不是兩物博學屬之文止是多其聞見就考究一邊說約禮則視聽言動悉準之規矩乃其反身實踐處也畔者悖而去之之義既博文約禮則擇精而守一如何尚有悖畔處

〔演〕夫子說君子廣博其學於文章悉考極詳約束將攏來把個恰好的禮是這樣擇守都停當也可不至於悖畔了

而與德鑑問時講謂約禮要收來到吾心自然之節上來看以禮以字分明是把個禮來約束乃指外邊經曲之禮不專以心言答曰若說約禮纔是心則博文時獨非以心博之乎若說約禮不是心則外而經曲之禮又豈別一處杳而與心不相涉者乎總之心上如此博約事上亦如此博約分不得那一處是內那一處是外曰此禮究竟何指曰三千三百固是制作之禮而實不外於因心吾心固有自然之禮而實不能有逾於先王之制作兩者恐難專執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史記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言於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測因南子求見而見之。只以若夫人待彼而不横㴱婦人之怨。固其意必俱忘處也。然南子夜聞車聲而知蘧伯玉之賢亦自有識者或能一見感化未可知。在子路則賢守節其不悦自該如此。若要與他說明當見之故恐不易曉。故直援天以証使他信得我過便了。矢者信口所發直而且疾也。即皐陶矢厥謨之矢。

演夫子見衛夫人南子。子路道他淫亂是不該見的。心下不喜悦。夫子直告他說若我所做是不該的。便得罪於天。天必厭棄

之天必厭棄之

中庸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測〕中庸二字始於二典亞夫子祖述堯舜之的傳允執厥中是中之義也嗜咨若時登庸舜生三十徵庸俱作用字解本書亦曰用其中於民是庸之義也至乃道理到恰好處不須臾不可離者而凡民多不能率循鮮此已久是不可須臾者而竟漫漫長夜也大有嘆息之意然民雖不循而其實又是秉彝之性非絕無者故下個鮮字

〔演〕夫子說中庸的為德到恰好處差不得毫釐其至極矣乎乃

百姓日用着他更不理會鮮此已長久了

**商**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測**子貢見夫子平日最不輕許仁故以天下極大的作用來問施是我去施與人濟是於彼有濟何事於仁語氣謂此博施濟衆何乃從事於仁必須是聖人或可做得仁與聖既並舉當有分別仁只是隨分自盡即有行不去處能不虧人己一視之心便了聖則大而化之必能過化存神有事理雙圓之妙然聖如

堯舜可謂能博施濟衆矣。而猶以此爲病。病猶言患。恐施濟之或有所遺而患於心。卽下民其咨之意也。此可見博施濟衆事無了期。難以取必。故下另教以爲仁方法。立是植立不仆。達是通達不窒。敎養俱可該得。欲立欲達。我自己要立要達也。立人達人。不只是空存此心。因自己要立達。便去使人立達也。近。正與博衆相反。乃吾身貼近處。卽人之相接於我者。取譬者。隨身所接取來譬到我身上也。仁之方者。曉得他欲立欲達之心與我一般。自立之達之之事。不容有異。近的便施。不取必於博。近的便濟。不取必於衆。這就是爲仁的方法。何等容易。

〔演〕子貢說。假使有人能多方施予於百姓。而能於衆人實有濟

度這様人怎麽好道他是仁麽。夫子説道何乃從事於仁必須是神化的聖人或可做得然聖如堯舜他還把博施濟衆爲疚病到底是做不了手的夫仁者的人只在從自已作欛柄已要植立就去植立人已要通達就去通達人。能就眼近相與的取來譬到自已身上便隨縁施濟心無纖歉可道他是爲仁的方法了

附柴世埏問仁之道極大豈又有聖人加於其上必也聖下用一乎字只是虚設之詞答曰觀夫子平日只教人爲仁不曾教人爲聖則仁與聖必有分盖仁者雖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力量所能爲固無不施濟其或時勢有礙便只好自盡其心甚至

殺身成仁者有之。若聖人則作用在思議之外。必有旋轉乾坤手段。燮理造化。經綸博施濟衆。實是能得。自古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其施濟固不必說。匹夫之聖。止有舜與孔子。舜則玄德升聞。格天協帝。以至四方風動。孔子則倡明道學。以振起將墜。且刪述六經。垂訓萬世。其所施濟。亦何嘗不博且衆哉。是聖人之心體。雖不加於仁者。而仁者之作用。未必能如聖人。乃仁與聖之別也。曰既是聖人能博濟。何以堯舜猶病。曰堯舜博而猶有不盡之施。衆雖濟而猶有不盡之衆。事無了期。則心亦無了期。故不當執事以求。而惟當因心以盡。曰如此則立人達人。只當論其心矣。何又以事言。曰所謂盡心者。非空空盡也。即盡吾得

爲之心也。若事所得爲而总存是心。如今居官者，當民瘼於不理，視如秦越，而云吾心實愛之也。可有是理乎。曰心既在事上盡，則博施濟衆，是應該的。謂何夫子又道不是。曰夫子不是道不該施濟。乃道不該取必於博衆耳。取必於博衆，則人之勢力，有做得的，有做不得的。便多礙手。惟就近暫來湊着便做。則在家滿家，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施濟止一人，此心非不足。施濟盡天下，此心非有餘。隨力所能爲，分所得爲，但無不盡之心，自無不了之事。即有不了之事，不礙能盡之心。雖說近取而實無遠不該。極切實，極圓通。爲仁之方，莫妙於此矣。

##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邢疏曰老是老聃彭是彭祖

〔測〕述是纘述或刪正或闡明無非傳前人之意作則自出意見發人所未發這全在有信心人惟自己眼孔淺不識得人好處乃敢硬作主張別說道理若真信得及自覺古人說的有味抽繹不盡那敢言作夫子當時刪詩書正禮樂固是述即易傳之闡義文春秋之因魯史皆非可言作老彭邢疏指老聃彭祖竊比者謂老彭能述而不作是大有識見人私心要去學他還未敢顯然承當也

〔演〕夫子說只纘述前聞更不務空著作一心信向去好慕那古人這是有識見的老彭所爲今私心要比擬於我的老彭

〔商〕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如字讀

〔測〕夫子原自說學不厭誨不倦而此却不居者學誨根默識來另是一種微妙學問也識是歷歷分明識得他破默則不用語言指點從心下參提而默默證悟者學誨是把這方法自巳做亦教人這等做也人心必藉文字媵援語言幇襯方好延挨過去今一切剗除便自巳功夫難做容易厭苦教人方法難施容易倦怠夫子平日多聞多見是學不默纔欲無言而弟子以爲何述是誨又不默何有於我亦是實話蓋默識者不立語言文字直見性體遇人只以機鋒撥動兩兩心會世間原有此一種

法門夫子雖能爲此而機緣有異作用不同徒嘆美之以致其遜謝之意云耳

〔演〕夫子說不消得語言默默自會心下識認把道爲學覺有趣味而不厭煩把道教人覺有引誘而不倦怠我自看來未免好古敏求未免不言無述何曾有道學問於我哉

〔商〕柴世基問無行不與一貫之呼難道不是默識答曰夫子欲無行不與而弟子反以爲隱其可與默識契者僅有顏曾此益見默識之難也曰顏子既可默識何爲又終日與言豈夫子果不欲默識乎曰默識不止不說話但不把這件說破曰此種學問從何人始曰中宗時恭默思道莊子亦言目擊道存使人意

一消便是。曰旣是種妙學問何爲夫子不用曰夫子欲以身爲法

一式接引世人世間中下人多類非忘言所能領畧故人旣不能默則爲學亦不能默故毋自居於好古甘退處於學知寧下其

一身以爲接引之階梯初學之榜樣辟如無懷葛天結繩而治夫子豈不道他好然世變江河自不可行只好崇尚周官之禮法而已○陸鳴時問以默識貫下學誨蓋爲學誨原夫子自任而此言何有解不去故獨提默識作主耳然出則事公卿等所事更粗於學誨亦說何有於我則此語似不必過拘答曰事公卿等是實行已到之事學誨是方去用功論實行如所謂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類不敢自居若用功處則如好古好學毋毋

直認原非可例論。○譚貞默問一說默識者惟默故識若不默則支離於語言文字斷不能識是否答曰問是但儒者學問原不廢語言文字止要提得主腦者耳似不必剿竊宗風蕩掃儒學。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測〕四句語實各開意却一串總是吾心所得之理而未免為氣拘物誘所損故要修整使之完好講學即修德功夫講者不但要曉得入門與究竟中間時時提撕做既應不悠忽以至廢弛徙義改不善又是修德中兩大目德體渾然隨事所值而合其宜者為義徙則移此以就彼不膠死法也悖德即為不善便當

一段去這四件都是自已分上事。一毫推委不開。處是心神攢聚處。有此一憂。方精神逼迫得起。功夫做得上。夫子見世人戚戚皇皇。終朝爲外物憂煎。反之自已。全沒一些要緊。所以說這如德不修這等事。纔是我的憂。益喚醒人以當憂處耳。非委實有不修等事也。

演夫子說自心的德。不曾修整。用功的學。不曾講論。聞了該做的義。不曾遷徙。不該做的不善。不會更改。這幾件都在自身上事。纔是我自已的憂愁也。

商徐世溥問德與義如何分別。答曰。德如定盤星。義如秤錘。修德者定盤星較準不差。而徙義則其秤錘隨物之輕重以往就

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何註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玉篇申申容舒也莊子熊經鳥申與本傳欠申動於貌爲頁厭申惟夭夭少長也又少好貌

〔測〕燕安息也非忙碌有事時便是申申舒展貌夭夭和好貌如乃相形之辭申申復加夭夭多方以狀之也

〔商〕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測〕道統自周公後惟孔子繼之則孔子與公脉絡貫爲親近故念念思想着公想結成夢時常見他偶然有幾時不夢夫子便惕然驚醒道志氣十分衰憊乃策勵自己之言不當將吾衰認

作實話定猜爲老郎在少壯時。因不夢發嘆。亦不可知

演天子說。我一向想着周公。時常夢見。如今甚是志氣衰憊。不濟事了。許久時節。我不曾復夢見周公。

西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測道德仁藝。雖有四樣。自其流行於宇宙。則爲道。實體於吾身。則爲德。大莫能圍之心其。則爲仁。小莫能遺之名物。則爲藝。總不外一理。於字、亦要體。謂所志不在他處。在於道。下做此。人若不立志。終身必無進步。志則念茲在茲。望以爲的。而赴之。道、乃吾人安身立命處。必志此。方不錯走路頭也。據者、執而守之。牢

半不放德則體道於身而有得者必據此方把捉得定不至走作也依如衣之附體合一不離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乃德之擴於無間者必依此方分量完滿無有虧欠也游者優焉游焉適意於此而不留意於此藝即六藝可以擴聰明養天趣亦吾心遊適之一大助也道德仁藝所得雖有淺深而志據依游功夫實無先後只宜四項開說

〔演〕夫子說學者有立志處在於當行的道行據守處在於實得的德有依附處在於一體的仁有游玩處在於散見的藝功夫都有個著頓所在

〔商〕徐孔徒問道德仁既有淺深則亦必志道後方能據德據德

後方能依仁如何功夫不分先後答曰如隨所志之道而偶有一節得於已亦謂之德然不因一節偶得而遂輟其志道之念也隨所據之德而偶有一念通於人亦謂之仁然不因一念偶通而遂輟其據德之守也是數者同時並進兆爲先後鄭韶光曰游藝畢竟在依仁後曰博文又何以在約禮先總之聖人說話不能一口道盡少不得逐漸說來豈得因言有先後遂將功夫畫定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邢疏曰案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脡脯也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註〕古者相見必執贄。束脩。乃贄儀之最薄者。自此以上皆在所誨。只是望人以來見。非謂不計禮之厚薄也。

〔演〕夫子說。自從行束脩的贄禮以上。但有肯來見我。再沒有不教誨他的。

〔商〕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韻會曰悱心欲也

〔註〕憤者。心去求通。被物障住。鬱抑不堪。如暗室之索光者。啓則開其戶而洞然四達也。悱字從心。該在心裡看。悱者。心已要通。却又有微障在前。忽隱忽露。技癢難忍。如弦矢之待發者。發則

撥其矢而一徃破的也凡物之方者有四角提起一角三處俱可意會得來復則再與別論他事也三者反此俱不與他輕說蓋說破太早承當無地反易阻人疑端塞人悟門無益而有損故耳

須夫子說教人要看他機括沒有個憤激的志氣不去開啓他沒有個拔癢的光景不去發達他舉了一隅不會把三隅反轉便不把別事復告他也

〔商〕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測〕兩者雖是細事然有感必動正是聖人與人一體處而人生

樂境常少。苦境常多。故哀戚之心尤勝也。

〔商〕張之紳問。喜怒哀樂人之情也。但喜怒樂感在一時。故止於一時。惟哀關生死。感觸特重。故不能遽釋。答曰。四者皆發於情。而互相凌奪。情之重者能奪其情之輕者。樂重則奪哀。如樂以忘憂是也。哀重則奪樂。如哭則不歌是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一〔測〕用行舍藏。指道言。用、如用物。能使用他。便把胸中蘊著一齊一展布出來。若舍了不用。便把蓋世經綸。盡數收藏了去。藏、卽卷

而懔之之義也妙處在兩則字凡潔身者不能爲行濟世者不能爲藏行藏每多執着惟夫子當時以道易世固有行可之仕然不合即去亦未嘗爲三年之淹一生行藏絕無定踪此實夫子當身實事顏子雖無事可見而夫子許之必有所試者惟我與爾見外此即不多得也子行三軍則誰與分明有自負意三與字是相與之與暴虎無械而徒搏馮河無器而徒涉此言其恃力以冒險必至自取陷沒乃借來說使氣殺身的人臨事即指戰事懼且好謀者不敢輕忽而多算求勝以成就其事也夫子嘗許由治賦此何不與蓋子路是個不怕死的一將之任似其有餘若懼事成謀則王者之師動出萬全夫子所謂我戰則

必克者也。然則有文事者，曷嘗無武備，而必專尚勇力哉。此因問而答，與上用舍各不相蒙。

〔演〕夫子對顏淵說，人若用我，便施行出來。人若舍我，便卷藏了去，不執定一邊。惟獨我和你有道，用行舍藏的方法呵。子路說，夫子若行三軍，便那個與得。夫子說，空手去搏虎，渡河到死不悔，這恐壞事，我不與他。我所與的，必定要臨著戰事，肯有敬懼，好用謀算，以成就其事的人也。

〔商〕對紹熺問，行藏何故必指道言。答曰，若指爵祿，當云仕止矣。今云行云藏，似有一物將出與收回，故知其必指道也。禹堯臣曰。孔子當時何事可證。曰，如相魯，三月，齊人歸侵田，慎潰從越

坑牛羊不豫價、羔豚不飾。男女相讓、客至如歸、做出多少事業。這是他行的作用、然一受女樂、而膰肉不至。便不脫冕行、把許多經綸手段、盡情收拾、更無留滯。這是他撤的方法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訓】世間儘有痴呆懵懂漢、坐享千鍾。聰明伶俐人、貧窮白首。富之不可求人誰不曉、然卻又擾擾去求、真是不會算計。故夫子教人去思算可求不可求。兩相敲打、而如字最活。果可求、便不難執鞭、如不可求、便只該從好自己酌量討個便宜路走、好乃是心下自得處。擾擾萬緒、如炎如冰。何若放下身心。安閒自在。此好即具在吾心、只須依從、更不必外求。為之猛然喚醒。

演夫子說。富若好求得來的。那個不會求。便是執鞭的賤士。我也道有便宜去做了。假如不好求得。不白着了氣力。還須另尋個便宜。只是依從着我自心的所好。

商

子之所慎。齊戰疾

測三者事體重大。齊以交神明。必此心凝聚。方能感通。戰以決勝負。必此心鎮定。方能謀畫。疾以處死生。必此心精爽。方能去任無疑。慎者。正所以事其心也。

商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測〕陳為舜後公子敬仲抱樂器奔齊故夫子在齊得聞韶樂三月不必俱是作樂乃聞後心為所移直到三月之久還不知肉味此固是夫子心專實孫舜樂感通之妙闕是誅度為是作樂斯即指忘味蓋聲音之道最能感人夫子平日雖已曉得亦只謂洋洋盈耳而止今作起韶樂直至忘味真若有移心之法令人神遊虞庭親見羣后德讓鳳儀獸舞而忘其身之寢處食息猶然在塵世中者此等光景豈意想思議所及故夫子不覺嘆息之至此只就感人言而韶樂之盛自見於言外

〔演〕夫子在齊聞得舜的韶樂心被他攝了去到三月長久還不曉得肉味因嘆說我雖曉得聲音會感人未曾親試不想道作

起樂來。直把我神魂都喪。到這等田地也。

（商）蕭敬明問。斯字舊說謂作樂之美。有極情文之備。更見直指舜樂妙處。今何以感人言。答曰。文乃器數之粗跡。情則醞於文中。非可指點者。惟言其感人。則夫子與舜相隔千百年。一經作樂。猶至移情。可見當時祖考來格。群后德讓。舞干而有苗格。擊石拊石而百獸舞。鳳凰儀。凡明感人。幽感神。遠及蠻貊。微及鳥獸。皆非虛也。故后夔贊樂。亦只以感通言。而並不實指其情文處。此正善於形容者。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

也〇按左傳定公十四年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十二年蒯聵謀於姊孔伯姬遂如孔氏劫孔悝逐輒輒奔魯蒯聵立是爲莊公三年晉趙鞅攻莊公莊公入于戎州戎州人殺之衛立襄公之孫班師已而齊人伐衛執班師以歸衛人立公子起石圃逐之起奔齊輒自齊復入爲君後又奔宋而死于越〇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

測衛君，指衛輒。或以蒯聵不宜反國，而輒嫡孫當立。夫子在衛，亦未明言其是非。故冉有商諸子貢。子貢入以夷齊爲問。非不知夷齊爲古賢人。只要推鞫到怨字上。怨是怨誰。乃怨父在伯

夷或謂立嫡以長自吾父多此一言使我不能享有其位叔齊或謂少不謂長自吾父多此一言使我不能安於其國外面顧惜名義而中心未必樂然故須直探其心事仁乃不忍之心仁愛其親者也伯夷不忍違父遺命欺父於既死叔齊不忍從父亂命陷父於不義是皆求吾本心之仁愛而得遂其仁心者方覺快適更有何怨即此便見輒之稱兵拒父心下極其殘忍斷他過意得去葢將夷齊反駁一下以探出衛輒心事暗定其不仁之罪耳夫子不爲正與爲衛君相應單指出公輒若蒯聵則母雖淫亂非子可殺父在棄已出奔父死豈宜求返是亦不爲無罪但尚未得國故直置而弗論

〔演〕冉有說夫子爲着衛君道他該得國麽子貢說諾我正疑心將要去問這件事入見夫子說伯夷叔齊是甚麽人呢夫子說古時有德的賢人也子貢說他讓國必是好事心下也有怨恨麽夫子說他只爲不忍傷親要求全仁愛今都讓去各遂了這仁愛又有甚麽怨恨夫夷齊既是仁則衛輒忍心不消說了子貢出來便說夫子不爲着衛君也

〔商〕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俱如字讀

〔測〕樂亦在其中者夫子無入不自得雖疏水曲肱中樂亦在焉

非定以此爲樂也疏食謂菜食不義是不該得的浮雲過空與天體無涉富貴當前與吾心無涉亦猶是也人惟富貴着眼得重得喪都足攖心既視如浮雲則樂亦未嘗不在

〔演〕夫子說用飯把疏菜爲食飲的是水曲了臂肱做枕臥這等貧困我心下的快樂也就在那裡面了若不該得的富且貴於我心絕沒相干恰像浮雲去來一般

〔商〕陳文溉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如何分別答曰不改猶樂與境相持有把捉得定之意在中則如春意之在宇宙無地不到更無有可間隔處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邢疏曰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

聊也

〔測〕孔子五十知天命易者窮理至命之書與此五十正相合加我數年者謂學易未竟再加數年功夫易之占辭大抵言無咎無咎者善補過故學易可無大過若以他人看夫子似無過已不足道者而夫子却止言無大過今觀其五十知天命則未五十時猶有與天命不相脗合處夫子卽視爲甚大失錯既知天命矣而猶有未耳順未從心則又皆視爲細微之失卽所謂塵沙惑者也葢謂之過者不必果有錯悞卽於道理上少待照瞭視之耳順從心尚是一重障礙夫子卽潛維默歎而不能自已此所以望道未見而卒爲大而化之之聖也

消夫子說目今學易未了須加我數年到五十歲時都把去習學易理也好曉得善補過的方法沒有重大過失了

商徐時泰問加作假五十作卒有史記爲據似非無因答曰安可以史記改聖經況云卒以學易文理亦欠明順曰孔子早與易契何用學易方無大過言此者深悟易書之妙乃聖道未見之心耳曰夫子旣早與易契晚年韋編三絕却謂何若但說個聖道未見則夫子一生云發憤且樂云好古敏求許多功夫許多証驗都成虛話矣此亦是學問一大關頭只因人看得聖人是見成的所以不肯去做不知夫子有甚稀罕只是肯做聖人的工夫便是聖人了曰聖人只說個過似不消爲他指實曰此

非故要指實只是因聖人決無虛話此等境地既想像不來又脫空不得故借他有憑據的話印證他沒着落的過若又死泥不知命是大過就定影子認作本身則更外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朱註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

〔測〕詩書執禮皆學問中所最切者夫子好古敏求學不厭誨不倦正不外此故常言之不及易與春秋者非人所易曉也

〔商〕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何註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

〔測〕子路不對或以聖道難言人亦未易解耳在夫子則以接引

爲心正要他說與人道發憤是發起狠來死心要做這件事樂是心下暢快只知有這件妙處故至忘食忘憂聖心非憤即樂循環不已所謂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者此中更無他念插入使老之將至一併都忘了甚言憤樂之心專而不二用也云爾者言其爲人所可云者此爾然不實說用功何如得手何如只虛說個用功得手光景是乃不描皮骨而描神情者非夫子自已亦道不出

〔演〕葉公問孔子的做人於子路子路不對答他夫子說你怎不說他的做人也發起憤激來便只曉得憤食都忘記了滿肚皮快樂便只曉得樂把憂都忘記了只這憤樂搬弄日子過去連

不曉得衰老將到面前他所好說的是這等一個模樣

〔疏〕唐時雍問夫子勞空說個情又勞空說個樂為着甚的答曰疑團未破心下何等鬱悶故憤疑團一破心下何等暢快故樂有一番疑定有一番悟循環不已故老至不知看此段學問夫子亦的在參提中用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疏〕生知者纔舉念便曉得恰像生來便知的好古敏求是將古人所發明者上緊精研去求通曉求亦不是向人求乞特借古人方洪觸我心靈耳此夫子明以學知自認難道果非生知要曉得知有兩樣有參悟之知屬之生知有考證之知屬之學知

參悟者非得考證終無憑據夫子只把考證的作准不把參悟的作准故自道如此

（演）夫子說我不是生來便曉得的乃喜歡着古人學問急急去用功求將來的

（商）柴世挺問參悟之知必兼考證似天下無學知成不得生知然夫子嘗云生知上學知次何截濶分兩等答曰此亦可合亦可分生知學知皆有參悟之知惟生知之參悟不錯學知之參悟未免有錯二種人實不同然生知必取證於學而學知亦必反求於自心之知二種人又自相兼者也施惟中曰生知如伏羲之畫卦排之堯舜稷契何嘗可廢學問之道似不過爲蔽其

知者設曰伏羲胸中雖有成易然必待河出圖方畫卦亦未嘗無證據也學非必讀書凡問之識大識小之賢皆是如新序載黃帝學乎大真之類自古聖人皆有師但因載籍未與多得之口授其說不傳故後人不能知其所學耳方如騏曰謂生知必學則可若因有學并生知的只當作學知則自心見解似反不重了曰此夫子勉人爲學之意故只重學知若有人專務學問而不反求自心則又必如陽明先生之提良知矣聖賢應世機權何可執一今只就本文語意以書解書耳〇馮之駿問好古敏求還是借學問磨去障蔽否答曰全是觸發自心的靈光此如火藥之在爆竹內中原具有火性待外面火來引着藥線火

力到時自爆地一聲重重障礙一時粉碎

子不語怪力亂神

測與人講論爲語怪異勇力叛亂非理之正固所不談鬼神雖正而理不易曉亦難輕說然春秋載災異戰力篡亂易繫辭言鬼神則著述中未嘗不發明而獨不以之告人故謂之不語

商陸象山曰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測三人除己在彼只兩人世人不善多而善少故善須加擇曰

從曰改皆在我之能自反然而觸發在人則善惡實皆吾師得此法便隨在皆求益之地矣。

(淺)天子說尋常三個人同行走必有我長善救失的師在焉擇出那善的做個樣子依從了他那不善的反到自身改去了他。那一處不好求益。

(商)李佐問天下大抵皆中人只三人中那便有善不善且其善不善之分數就多就少同行時遽難曉得如何下擇的工夫答曰此正不必管其人之果善果不善并其善不善之分數即以不相識的人偶相遇着他或說得一句好話行得一件好事便是個好樣子他或說一句不好話行一件不好事便是個不好

樑子卽一時互見而俱可參觀。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測〕夫子嘗說知我其天。是天知夫子。五十知天命。是夫子知天。既兩相契合。則凡天之降殃降祥。自了然胸中。只看兩楹夢奠。豫知將逝。則今日因桓魋之害已。而能以天自信。益可知矣。此乃至誠前知之道。未易與俗儒言也。

〔演〕夫子說天生德於予身。予乃天所屬意的。桓魋其能奈予何。

〔商〕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是丘也

〔訓〕夫子因諸弟子從言語相求。特以躬行示之。教他實實效法。是眞切語。隱字。照下行字反看。應指着言一派語言有說得的。有說不得的。就使說得。也須要人所得。徒以言求。反覺有隱有不隱。若行則見做在身上。二三子日逐與夫子相處。件件都是眼見的。𥱊得那一些子。只照這樣子去做。便是傳與大家的所在了。故提一句是丘也。見得說的還不是丘。惟這行的沒一些隱悶。沒一些幇襯。沒一些遮蓋。赤條條。只這身子。這箇纔是丘。二三子不可當而錯過。

〔演〕夫子說。二三子道我爲有隱藏麼。我實沒有隱藏於你們。我

日常所做的事你們大家都看見的我沒有一件不把你們去做樣子這行的正實實是丘也

商周鶴問一說無行不與是性天流露不容秘惜道理說得現成方於聖人相肖答曰道理固是現成然在不消用功的方好說得豈可槩示二三子夫子指出一行字正惟患人不行苦口說向切實處世人矜勵宗門唾餘調弄虛頭殆未知熟讀本文虛心一想耳

管東溟曰程子云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于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愚按程子斯言亦局影響孔子年踰知命而門人從之周流豈無性與天道之含藏而不盡發老門人之疑其有隱非過也但教必當機故有顏子子貢之所得聞而諸子不得與聞者則非隱也迎其機耳悟到天不言而

時行物生處則隱不隱。又不在於言不言此唯顏子默而識之非可泛責於二三子者故但提身教而曰無行不與斯其教上徹下語也先儒慣以道無精粗之說見顏曾聖學大率說禪語而方圓之不無過深爲高之弊愚亦不敢承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測〕文乃博窮其理。傳之載籍者。行乃實踐其事。體之吾身者。忠則根於本心之不偏。信則見於發言之無詐。凡人講文須返之躬行。躬行必本之本心。本心因見之發言。本是一套的。但教人實有四項。蓋各隨其根器。如機緣之將湊在那一邊。則就所長處引之。氣質之受病在那一邊。則就所短處攻之也。

〔商〕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測〕聖人君子。以造品言聖人、是大而化之。道本全具、而又渾於無迹。君子、則於道內必有一節到家。或全矣而未化。惟君子能造聖人。故思及之。非謂得君子、便可無聖人也、

〔演〕夫子說聖人是人品造到的、我不得見他了。得見君子。要造聖人不難、便也好了。

〔商〕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測〕此與上章意雖相屬、而各有子曰字。未必是同時之言。善人有恒、以存心言品。或未能遠優。心則不可有損。善人是其心全

體皆善更無惡念之雜有恒雖未必盡合於善但他向善的念頭確然堅定能恒久而不易夫善人誠不易得有恒似十室可能何以亦勤得見之想此皆爲人自己做壞故下文說爲有爲盈爲泰皆指其作爲言也亡是一些沒有反爲有的事虛雖已有些尚未滿盈反爲盈的事約僅足自完尚未至溢出反爲泰的事這都做了過頭的學問爬得高跌得重功夫不踏實地學業雖以堅牢必定要退轉如何能常有常盈常泰故難乎有恒大有嘆息之意蓋此非以論常人乃爲不實用功學問者發藥也

〔演〕夫子說善人是存心極好的我不得見他了得見有恒要造

善人不難。便也好了。然有恒誰人不具。只為今人做得不實落。本絕亡。倒做已有的事。本空虛。倒做盈滿的事。本儉約。倒做侈泰的事。學問毋過頭一着。少不得要退轉來。難乎其為有恒了。

〔商〕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〇註疏曰釣者一竿釣網者為大網以橫絕流衆網則提其綱也弋繳射可以弋飛鳥謂以繳繫矢而射也宿宿鳥也

〔測〕欣生惡死。人與物。本有同情。取彼形軀。供我口腹。決非仁者之心。但自茹毛飲血以來。相習成俗。聖人深難立異以駭世。故只把竿釣。不用綱網。弋矢不射宿鳥。於用殺之中。仍存不殺之術。一以曲全萬物之命。一以微示好生之心。一以默寓夫轉移

世俗之機即孟子之所謂仁術焉爾

商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如字讀

測不知而作是自心不曾有特解而敢於創作蓋以此知指上知也夫子自認知之次而安於不作故無此多聞多見向前言往行中尋討聞多則善惡雜陳恐被他引錯了路須要擇出善的來從他見多則疑似混收恐被他欺瞞須要識得他破從與擇偶然分貼實可互見者道皆是學知功夫故爲知之次原非上知何敢有作此即發明述而不作之意

〔通〕夫子說世或有心無特見而創作的人若我則沒有這事也多聽言語擇出那善的來依從他多看事蹟去識破他這都從學上來乃是知之次等也怎麼敢去作得

〔商〕方士堯問只靠聞見傳述他人究竟於已何與答曰本文原有擇識在擇識即吾心之知而非徒恃聞見也曰如此則聞見誠在所輕曰自然以吾心爲主弟借以觸發却不可謂非聞見之力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測〕難與言自道自是難與他說話見他也是徒然所以門人疑

惑。與是許可他進則來見退即不來進見也唯訓獨言獨何爲巳甚人潔巳以下正申說上與進意撥他進見即是向善念頭一時亦能潔巳就潔時便與他往是去後所行怎能保得定總不必計論。此正聖人善於後引人處

〔演〕互鄉的人難與他說話童子來見了夫子門人疑惑夫子說我於童子只許可他進見也不許可他退去也獨爲何作人巳甚人但潔淨巳身來進見便許可他眼前潔淨也不能更去逆料人保定他往後作爲也

〔直〕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通〕此只論仁本體不論仁造詣仁具於吾心而欲乃心之所發欲仁之欲即是仁更無兩念故欲仁斯仁至言其至速而無等待也蓋本體最是活潑的操則存舍則亡呼吸之間光景倏異若實究造詣則非千錘萬鍊不能成就自當別論學者固不可當念錯過又不可虛想承當

〔演〕天子說我心的仁豈遠於我乎哉我心下纔要這仁動念的便是仁已到這裡了

〔西〕邢士俊問何謂此仁是只論本體答曰本體人人同具不獨聖賢為然即極愚惡者假使他路遇饑寒惻然動一衣食彼人念頭即此一念是仁至了向後果能衣之食之乃仁中之作用

但人不自認取故轉眼又向不仁路去其實本體纔動更無一些懸隔○李浩問仁遠在內在外何以不欲不至欲之即至答曰何處是內何處是外曰有至字似有繇外至內之意曰此非眞有至不至乃人心有覺不覺耳不覺便仁體埋沒覺則若繇亡而忽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何証曰

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公巫馬期孔子弟子名施泉吳俱姬姓禮同姓不婚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測以他國大夫問我國之君自宜隱惡揚善即常人亦能如此

對夫子答之之妙全在司敗以娶吳非來折那時若說不知禮則失為君諱過之意若說是知禮又失天下是非之公於是竟將過來自家任了方於公論私誼兩全無害黨是大家相蓋護之意吳與魯皆姬姓子宋姓長女為孟吳女該叫吳孟姬今却稱吳孟子諱其為同姓耳凡不當得而得謂之幸過多屬於臆昧人不及知今有過必知而無避諱便是可慶幸處

〔演〕陳司敗問昭公曉得禮麼孔子對說公曉得禮孔子退去司敗拱揖巫馬期進來說我聞得君子不相黨比如今看來君子也黨比呢君取於吳女為同是姬姓他自家也曉得不通不與做吳孟姬喚做宋姓的吳孟子若魯君這樣的會曉得禮

天下那個起不曉得禮的巫馬期將司敗的說話告夫子夫子說丘也真好慶幸倘有些過失再不能隱瞞人必定曉得了

商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測后夔典樂曰歌詠言春秋列國君臣相見及宴享皆歌詩以相贈答蓋歌可以測性情之微通彼我之志感人莫切於此者

善則當乎音節適乎性情也此時若就與他同歌便聲相混了學來不仔細必使反轉再歌而後和之照依他歌一遍此只是詳於取善之意

商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測〕凡語言文字皆謂之文。莫訓無。莫吾猶人者無乃與人相似未便不如人也。盖一屬於文即生平作用千古義理皆只在口頭筆底不爲難事惟行則步步着在身上些一毫放不得空着不得假最不易謙。故遜之爲躬行君子而不敢自居。是以文行兩相形狀之辭

〔演〕夫子說若只是文章世間人四會好。無乃我也像得人來若身子上實落做的君子則我還未曾有得。怎比得文章易做。

〔西〕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

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測】聖者、大而化之。仁者、視人猶已。已詳發博施章。爲誨者、即以仁聖自做、併教人做也。夫子憤樂至於忘老、兩端竭於鄙夫、是即其不厭不倦處。可謂云爾已矣者、只好說是這等、更無他長。言外有勉人用功意。若謂仁聖不是現成的、我們大家只實落去做便了。弟子不能學、非是不能爲誨、只是不能不厭不倦耳。

【演】夫子說、若神化的聖人與一體的仁人、這都是造成地位。則我怎敢承當。抑把聖仁去自已做、再不厭煩、把聖仁去教誨人、再不倦怠、只好說是這等樣做工夫便了。公西華說、弟子得夫子教、那箇不要學誨、正惟這爲不厭誨不倦處、弟子不會學得

也。

【解】宋紹桐問夫子既以為謙自居。已明是仁聖了。何妨直認示後學一個榜樣。乃又辭其名答曰。夫子所辭的是仁聖地位。所任的是仁聖功夫。功夫人人可做。地位非深造不能。夫子要以身接世。故不把人難到的先以自居。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朱註曰。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

【解】當時皆以祈求禮拜為禱。全不知禱之本意。故以有諸為詰問。禱原是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夫子平時。那有一念不對之天地。不對之神明。何待這時方纔去禱。蓋人若平日不曾簡點。

造成惡業。到病時怎麽還挽回得來。故特說箇久矣。以儆省人。要及早自身上打點。不在臨時向神前禮拜。

演 天子疾病子路請問要去祈禱夫子問說有這等事麽。子路對說有的。誄上說禱告你於上天下地的神祇。說你如今改過。祈神明來祐你夫子說旣有這事。丘怎麽待得到今日。平時禱告於神明。已長久了。

商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測 奢是奢侈設施開去服物采章原有定分。我只管設施開來。必至僭越不遜順了。儉是儉約收斂儱來。固者牢牢緊守。畧不

放些寬鬆。不遜則凌越乎人。固則局守乎己。故與其不遜寧固。寧者姑取此以甚彼之詞。

演 夫子說奢侈的。便僭得不遜。順儉約的。便守得忒牢固。兩樣本都不好。姑就中較量與其爲僭越的不遜。寧可是局守的固。

商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淺 坦者。平坦。更無高下。何坦蕩蕩。如汪洋千頃。茫無涯際。一坦平寬廣的。此只是能平心。君子看得人我平等。世間窮通得喪。一切平等。無人不可相與。無處不可安身。真是海闊天空氣宇。非無風波起倒。而我心下能容得在內。不爲所礙。所謂不作風

波於世上自無氷炭到胸中者君子眞落得自快活長者常常如此憂戚只在一時遇好常常憂戚如何過得此只是心不足小人一味要巴高佔强就處在極適意處也還有不滿要再圖進步世上那能都像得你意自覺得那足有礙無端生出煩惱來故長戚戚小人只落得自討苦吃

〔演〕夫子說君子的心事都作平等視一坦蕩蕩何等樣寬適小人的心事一味愁不足慣常戚戚何等樣苦楚

〔節〕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測〕溫如天氣之漸舒使人望和光而欲就厲則又覺凛烈肅然

手足之俱歛焉。威者凝然岳峙。望而畏之。不猛。則又非有意氣之相加也。恭。謂舉止端莊。安。則逍遥自在。卽端莊亦難定執矣。數字俱相反而並舉言之。蓋說溫不得。說厲不得。說威不得。說不猛不得。說恭不得。說安不得。故各各比擬。總是非一端能執。非一言可肖之意。若夫德備中和。則自是聖人好處。且不消稱贊。

爾光之問。此章只有威猛二字相反。若溫厲恭安。是最好字眼。如何說相反。答曰。正惟好字眼。道他不像。故這樣說來。那樣說去。反復相形。乃爲大而化之之聖。若只幾箇好字眼說得定。便造到極處也。只是淸任和之聖人矣。

##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〇史記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勾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

【訓】夫子兩言至德皆有而不居之意文王有三分天下之二而不取其實泰伯三以天下讓而不取其名故稱至德三讓者古人辭讓以三為終只是固讓觀其斷髮文身使季歷無可推之義則當日之讓可知也然只是讓國而云天下者夫子因武王得天下從後而逆溯於前謂周之天下乃即伯所讓與若使當日伯不遜國則何從一再傳而及武王哉周人推功於太王而

曰實始剪商夫子推德於泰伯而曰讓以天下可例見也無得而稱者皆時逃去托之採藥讓國尚不明言何況數傳後所得之天下益無從得其事跡而稱之也

〔演〕夫子說泰伯這等樣人眞好說是極至的德再加不去了周得天下縣伯避國遠逃來是再三把天下遜讓了去百姓都不曉得沒箇所在稱道得他

〔商〕郭凝之問舊說謂太王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如此則以天下讓乃是讓商於天下天下字似貼得着答曰辨者謂太王時商道正盛周避狄人之難於勢尚微太王安得遽萌此志似亦有見且泰伯縱有聖德豈能取天下於武丁帝乙之世而可以讓

言哉柴世埏曰泰伯既不能取天下安得以讓天下稱之曰惟事雖附會故以夫子推原爲言既屬夫子推原則語義虛冈古人莫須有之疑亦直以疑案置之而不必附會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玉篇畏懼曰葸亦作諰說文思之意也晉驪光賦心諰諰以發悸與葸同廣韻絞糾也玉篇絞也爾雅偷佻也說文苟且也亦作媮廣韻薄也

〔測〕恭愼勇直俱美德但須有禮方能合於大中至正之矩勞者佝僂磬折傴體而過於恭葸亦作諰乃蹐跼驚悸多思而過於愼亂則犯上爲不遜之勇絞則如用繩子匝縛緊來攻發汲一些放鬆爲訐人之直此皆因美德而無以節之反喪其美者也

親者我之宗族待得他情誼懇篤與仁則彼已相通有無相恤矣故舊性時或有恩德及知交於我者雖是長久不遺棄他不偷待人能存厚道不至苟且擯棄而爲恌偷也君子篤親厚故不專去感人而仁厚之風自然觸動莫之爲而爲者此二節上下意不相蒙不必强爲聯合。

（演）夫子說恭敬沒禮便爲拘迫的勞謹愼沒禮便爲過慮的葸勇敢沒禮便爲犯分的亂直率沒禮便爲急切的絞美德都少不得禮君子敦篤於親族民就興於仁愛故舊不遺忘民就不恌偷感民又須要仁厚。

（商）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註〕啓足啓手乃欲弟子觀其臨終時手足之安適也人一生遂嘗趨好煞眼中便有失脚做不好事都是手足到臨歿來不免手忙脚亂所謂過去業多心主亂前趨路險脚跌忙者故特示以平日省身之法啓開也戰如兩軍之交戰兢如敵人之競勝如臨深淵恐墜如履薄冰恐陷只爲這手足是這等擔干係而今而後者一生學問到此纔爲了手吾知免夫者心下自照可免此臨深履薄之戰兢益有平時省身之嚴而後有臨事逍遥之適也呼小子欲其眼前仔細觀看臨時得力果自何來可不

征省

演曾子有疾召門弟子說啓開我的足啓開我的手你們大家看我這手足平日做何勾當詩云戰戰兢兢像臨深淵怕墜像履薄氷怕陷一向為他這等擔干係自今向後我自忖纔放得心下免了這戰兢了你們大家仔細看着小子呵

商與士魁問子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則此亦是一段大道理今何以不用答曰即記中不敢毀傷之說亦要看得活世之全軀體而終老牖下者比比也可俱謂之能孝乎况玩白文此處原不曾論及於孝曰然則怕手足做不好事於白文亦何所據曰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謂何是這般防備

難道眞是怕手足跌傷〇李茂科問吾知免夫謂免戰兢之心

夫臨終此念放鬆便成昏昧矣這只是說自信免得做不好事。

徐時泰曰免戰兢之心卽免做不好事。已包在內。答曰固亦是。

但夫子臨歿也曾携杖逍遙正謂常人所放縱時聖賢偏加兢惕故於常人所惶懼時聖賢偏命逍遙。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〇註騐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籩豆禮器周禮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豆盛葅醢籩盛棗栗以供祭祀享燕

〔講〕曾子所言何時非善而曰將死言善者。只爲感動敬子。使知

所記取耳所貴乎道者三謂君子所以貴重乎道爲有三件好處下面三斯字三矣字口氣極緊謂一動容貌就遠暴慢正見其有得於道而可貴意容貌在一身者暴是粗暴不和慢是怠慢不敬顏色見於面者正如喜怒哀樂各有正當顏色近信者謂中心達於面目而不爲虛飾也辭氣不專指言語乃發言時之氣象鄙是村鄙無文倍是倍戾不順這只就養成後說功夫則在前一者籩豆乃禮器本是大禮所在然有箇有司存則循是人可替代得的非若三者之必無可代者蓋非以籩豆爲輕正借此以形三者之切身最爲緊要耳

須曾子有疾孟敬子來看問他曾子說鳥到將死他怕死聲哀

人到將死他反本言善我如今要與你說君子所貴重乎道的有三樣纔動身上容貌便遠那暴厲怠慢了纔正面上顏色便近那中心信實了纔出口中辭氣便遠那村俗倍戾了這都是自身上好處若籩豆的事雖是大禮便有箇管理的有司在怎比得這三樣最爲切身要緊

（商）朱鳳虞問何故將死方言善答曰人平日於富貴情欲上終日馳求一味向前做去智以利昏志因氣奪那箇肯回頭思省說出話來多是瞞心昧己不中聽的惟至將死不但身外皆長物即此身亦非我有平日所營營者一切俱用不着百念俱灰本心孤露如燈之將滅而反一焰者故其言無有不善（學）鄒學

孔問何謂喜怒哀樂各有正當顏色答曰記云臨喪則必有哀色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當喜而憂當憂而喜君子謂之不祥故色各有正當處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何註曰友謂顏淵

測問是說一節事問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他別事不會得安知這件事不偏會得別事或缺少安知這件事偏不缺少所以要問能即是有多即是實若無若虛者不自覺其有與實也此二句意承上而語只平別犯者平白地衝犯將來校者比量不與他比並是非一般見識也此五句是描出個忘已的樣子

從事於斯正服此用功吾友當是指着顏子。

（演）曾子說把會得的去問那不會得的把多餘的去問那寡少的本是巳有却像沒有模樣本是充實却像空虛模樣人觸犯我全不與他校量這是忘巳學問當初我友曾從這上用功了。如今怎得這般人。

（商）徐時泰問從事是用功犯而不校猶可說得至多問寡能問不能若有一分要如此念頭便是作偽矣答曰用功只是克巳人若常存一歉然不自足的心遇人自然肯問豈定是學他這般去問。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講〕六尺之孤。是年十五以下之幼君。百里之命。是大國之命令。寄託者。先君付之與我也。臨大節。遇變而當生死利害關頭。干係大得緊。不可奪。不獨拚着一死。不喪自已之守。直是將君社保全。不爲人所傾奪。惟不可奪。方爲可托可寄。乃申足上意。這樣人世或徒以才幹目之。曾子獨道他是有德的君子。然却不一口判定。先說君子人與。爲之審度。隨說君子人也。以斷決之。蓋深許其有定見定力作用。必從學問中來。而不啻若自其口出也。

〔演〕曾子說。可以委托六尺的幼君。可以寄付百里的命令。臨着

變故大關節處而不可搖奪其所御所托也這等人才幹固不必說也好許是有德的君子人麽看來世間大作用定從學問中來決是個君子人也

〔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測〕士乃學問中人與凡民不同弘是宏大其量寬着肚皮毅是堅忍其力硬着脊梁何以若此爲他任在身上的担子極其重然若挑幾步就歇猶可其道路又極遠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仁以爲己任是耿然七尺之軀把天地萬物一肩挑了豈不任

重這重任本無了期。但世人以爲人死則巳。極長的是做人一世。故說死而後巳。則一息尚存。一息丢撇不下。豈不道遠。任重道遠。便分貼弘毅亦不妨。

【演】曾子說。爲士的不可不心量弘大。骨力堅毅。怎麼樣。他所挑的担子極重。而所行的道路又極遠。把天下一體的仁。自巳一肩挑了。不也是重的麼。這担子無住脚處。直到死方休。不也是遠的麼。

【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訓】興。立。成。雖繇自心。而借資則在詩禮樂。興者。引動其向往之

念興於詩是興起在於詩也詩最委婉能挑動人學之者不是直頭讀過乃歌咏之一唱三歎不覺欣然企慕而不能自已吾心纔興發得起來立是植立得定不爲外物所動禮有個規矩視聽言動一循乎此纔有所憑藉以植立成者學問成就到渾融處樂之感人最深有得於此自必躁心釋然心平渣滓去而本體渾成也興與立成得手有淺深功夫無先後蓋古者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則樂是自小便學的夫子嘗與人歌則在已成後亦不廢

〔演〕夫子說興起得鼓舞在於歌詠的詩植立得堅固在於規矩的禮成就得渾融在於和平的樂經教最是有益

（問）方如駛問。興於詩。謂學詩非徒也。須是興起於詩。若以興立成全靠詩禮樂。則習其聲容度數者不少也。能興立成者幾人。答曰。此須於興於詩上添一語。方得今口氣。卻只是說興起在於詩。蓋當時詩禮樂未經表章。故特贊其爲益之大。以勸勉人。凡未暇究及徒學之弊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測）民與士別。原沒有做聖賢的念頭。此等人只教他由立定格式。如孝悌忠信之類。實落去做。做得一件是一件。倒有益處。若使之知。與他講解。長了他虛見。便反把實地功夫忽略過了。倒無益而有損。可不可者。該與不該也。二語正相呼應。乃重行輕

解之意、此亦只論群衆人、若豪傑之士、則自能一超直入、知行並到、安有兩路、故特標其名而曰民

（註）天子說、凡民只該教他由實落做將去、不該教他知、徒長了虛見。

（商）問之併問、使知若重不可意、則與伊尹先知覺後知未合。不如舊說重使字、服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論何如。答曰、本文原不說能不能、只說可不可、須要還他分曉、蓋先知覺後知、發頑固如此、而至於設教、又須相度其人。況下學盡時、自能上達。聖門切實誨人、原行急於知。非如近日空頭學問、口口說解悟、而薄實行為鈍根、不道者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測〕疾貧之亂。乃欲棄人而奪其所有。疾不仁之亂。乃欲禦人而與之抗。疾之已甚。非謂不該疾。乃是憎惡他過甚。不當其罪。便不是處惡人的方法

〔演〕夫子說。甚好勇力原是不習好氣質的。又疾惡貧窮。他一定不肯甘恐必至作亂了。做人若不仁。愛原是不懷好心腸的。又疾惡他過甚。他一定不肯甘受也必至作亂了

〔商〕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測〕周公能制禮作樂。其自言亦謂且多才。故才美莫如公。驕者

炫所有而𡚁人吝者匿所有而忌人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詞其餘正指美才只驕吝一件其餘許多好處都不足觀蓋天下之可觀者必非一覽能盡如山迴水曲一番轉折一番光景令人應接不暇惟周公既有美才而又赤舄几几勤施四方能招來天下之才且成就天下之才集思廣益作用不可勝量所以可觀一存驕吝則有才者既不共其所長無才者又欲形其所短只獨自一個做得甚事其餘實是都沒用的了不是還有才而故抑之之意

（演）天子說如或有周公的才這等樣美好設使驕傲。又且鄙吝。只這一件不好其餘許多好處都被他掩過盡數不足觀看了。

〔函〕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註〕古人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驗學者大率以三年爲期至到也穀乃人之所食祿亦該得在內但不專指祿不至者只一味爲學絶不向到求飽上也不易得如俗稱難得非謂世果無人

〔演〕天子說三年爲學恁般長久再不向到求飽上去這樣專心學問的人不容易得也

〔函〕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測）篤信非空信乃以好學守死非徒守乃以善道而好學又何所事亦即爲善道而設則總意歸重到善道上守死善道者把個死執持得定欄柄在手固不苟且偷生亦不胡亂就死只要道理上妥貼不相悖戾也危邦亂邦皆易取死故不入不居而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恥爲有道之貧賤無道之富貴數道字皆與前善道相應危邦是國勢將傾入進去便抽身不得亂邦是法度已紊危且踵至不早去究至不能出來有道只君明臣良能行吾道便是無道只主暗臣奸不能行吾道便是不以一世之治亂言見者將道呈見出來用之則行也隱者將道韜晦過

了舍之則藏也。有道貧賤，是我無可見之道，爲有道所棄；無道富貴，是我無能隱之道，爲無道所容。故可耻。凡此皆是善道，而功夫從好學中來。

(演)夫子說：專心信向去好那學，守定着死去善那道。這是怎麼樣？如顛危的邦，在外不去進入；紊亂的邦，在內不常居住。天下有道，能用我的道，便發見出來；天下無道，不能用我的道，便隱藏了去。若邦有道，貧且賤，是沒有道用得，可羞耻也；邦無道，富且貴，是枉了道求用，亦可羞耻也。學道專爲着甚的來。

(商)楊初復問：無道則隱，此終非第一乘人。孔子轍環天下，席不暇暖，那時那一國是有道的？他決不肯隱去。答曰：孔子若不隱

便須立人之朝。擠人之齊。何爲日日奔走道途。此正就孔子可驗如臨河之嘆。不入危邦也。仰視蜚雁而去。不居亂邦也。見行可方仕受女樂卽行。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演】位之有政。卽今諸司之職掌也。謀。謂審算其機務者數。身在事外。其中利病。未必深嘗。且舍巳爲人。則自巳職分不免疎略。故不謀。

【演】夫子說。身子不在他的職位上便不謀畫他的政事。

【商】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朱註曰師摯魯樂師名摯亂樂之卒章也

〔講〕此必夫子正樂之時。始與亂字相應。謂樂之始作也。師摯與樂。故即以始作為師摯之始。樂終歌關雎。顏師古曰。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亂之卒章。自始至卒。還洋洋盈耳。謂其聲音流動充滿於耳。別樣再入不得。感人如此。其盛也。

〔演〕夫子說。自師摯作起樂來。他聲音動盪。直到關雎的卒章。還洋洋乎充滿在耳內哉。

〔經〕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何註曰。侗、未成器之人悾悾、愨也。朱註曰。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

〔講〕狂者。志在慕古。信心直行。不直。便會妄肆而與狂反。侗、如年

幼未識世務的、怕去惹事。愿者、謹慤之意、不愿、便會放肆而與侗反、悾悾、沒些本事的、怕去丟虛頭、不信、便會說謊而與悾悾反、吾不知之者、狂不像個狂、侗不像個侗、悾悾不像個悾悾、識認他不來、乃不可方物之人也、究其實、則借狂侗悾悾之名、以肆其不直不愿不信之計者、故夫子深惡而斥之、

〔演〕夫子說、進取的狂、定直遂、却又不直、無知的侗、定愿謹、却又不愿、無能的悾悾、定信實、却又不信、這等樣人、真難識認、我不曉得他了、

〔西〕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測〕如字、猶恐字、皆假設之詞。此只論爲學是這等。有言外口氣要讀。

須夫子說爲學的、就像追趕不着、急急向前。尚恐失了他、不能到手。況好懈怠得些。

〔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測〕巍巍、高峻貌。舜禹皆以匹夫受禪。天下非其素有。然出於岳牧之薦揚。帝心之歷試。不與者。自己沒一毫干與也。身膺大物。而心則超於物表。故謂之巍巍。若少有希與。即同於後世之基。覬覦不可勝言矣。豈得爲舜禹。故特爲表其心事。

【演】夫子說巍巍乎最高是舜禹之有天下也都出自意外絕沒一些干與焉。

【節】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測】大哉堯之爲君一句喝起下俱是形狀之以則天言未盡說到民無能名上。以民無能名未盡說到他自己有成功文章上。極力形容故加個巍巍乎蕩蕩乎煥乎等字則者與之準則蕩蕩廣遠貌。煥光明貌。當時如格于上下。是則天。康衢之歌帝力何有是民無能名。黎民於變時雍是其成功堯典中帝語之邪

垂及所制禮樂是其文章。

〔演〕夫子說大哉德的廣運乃堯之爲人君也巍巍乎極高惟天爲最大惟堯去法則他蕩蕩乎極寬民無能覓他好處指名焉巍巍乎極高是他所有的成功也煥乎極光是他所有的文章。其是形容他不盡。

〔商〕孟師升問時說巍巍乎其有成功二句頂上民無能名謂雖有成功文章郤極巍煥總歸之於無能名夫子旣稱堯之則天專在民無能名郤又說有成功文章不免自生翻駁後又以巍煥二字挽之太覺纏擾竊删堯之大在則天民無能名是言其無即天之不言所利有成功有文章是言其有即天之美利利

天下有無相形。正是發明則天處。答曰較時說亦稍徑截。但以無名及成功文章爲則天。又多一番穿插。不如順文散說爲相背。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何註曰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婦人劉氏以爲邑姜

(測)記者因夫子觀虞周而嘆才難。故先以虞周之才記此。亂訓理。乃理國之臣也。才難古語。夫子看了周才。信其爲然。五人交事於堯舜兩朝。故言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者。謂唐虞交會時覺

在周爲盛盛卽指周蓋以五人十人數言非論其德之大小也然有婦人而十人之數不滿此正見才難處三分有二當時如汝墳江漢被化處處皆成之類大約多半歸周文王則仍率其歸己者以事紂源說倒周之德不欲單指文王以別武王耳可有天下而不有故謂之至德周才本盛夫子以不滿十人抑之而獨深贊其事殷之德見周之所以度越千古媲美唐虞者實在此而不在彼

演舜有臣五個人而天下治安武王說予有理亂的臣十個人孔子慨此嘆說自古道才難不其信然麽看了唐虞交會之際兩朝共得五人覺於斯周十人的爲更盛然還有個邑姜婦人

在數內其實只得九個人罷了當這時諸侯歸周三分天下已約有二分還率領了去服事殷紂本可有天下却不有周的德眞好說是至極的德再加不去了我周比隆唐虞豈只在這些才上。

（匯）鄭尙友曰舊謂周之才德俱可媲美唐虞既稱其才即宜明贊周才之盛何故自才難興歎又以九人而已掃興並不贊揚竊意夫子縱觀前代惟周才獨盛然中間尙有虛數不能愜意不覺奐然轉念想到德上有文王這等至德便嘆息不能已已見周之所重在德不在才乃重爲抑揚之意答曰（　）沈繼震問於斯爲盛若謂唐虞比周爲盛則接入有婦人處須添周才

非夏商可比句。恐欠直截。只宜說斯周爲更盛。便落下有婦人不必更作轉語相襯矣。况以下文九人那看明是計算人數。故謂十人更盛於五人。不必以較德拘泥也。答曰是。○徐時泰問周字謂不欲并指文王以別於武王。竊意周字正與唐虞相對。若武王伐紂乃應天順人。似不必避忌。答曰果爾則何以稱事殷者爲至德。曰時至事起。紂惡既貫盈。即文王亦必伐之矣。曰文王時。紂惡何嘗不甚。而竟終臣節。安見其日後必行放伐。以周旋武王之故而誣枉文王可乎。曰然則應天順人之義何居。曰以恐見譏之夫子。論武王原有兩意。自商紂播惡。罔游受其毒痛。仁人實所不忍。不得已而伐暴救民。天之立君以爲民也。

而武王意在救民非富天下故云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然當時若文王尚在則必出爲維持如獻地以請除烙刑之類至使如殷之民猶傒孔邇則天下未嘗不蒙其庇而君亦相安於臣節之常矣伐暴救民較之又落第二著故他日論樂謂武盡美未盡善蓋天下善事雖同其中尚有等級武王誠爲聖德而兩稱至德必歸之不有天下之文王泰伯如孟子所謂聖人之上復有神人自難强同若必欲混爲一律此乃小儒周旋之曲見終令人糊塗附會而安得豁然於心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左傳來許來非非來右左傳袞冕黻紱韍韋

紳以蔽膝也冕冠有旒冕之言俛也後仰前俯主於恭也爾雅水注谷曰溝何註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

〔講〕間如物之有罅隙者好尋得他破綻出無間然再沒一些破綻了非取非議之意鬼神以致孝言乃指祖考享祀極其豐潔也黻以蔽膝冕以冠首乃事神臨民之服既將宜崇所以致美溝洫田間水道農事所關所以盡力此皆約己以奉神民君道最爲完美故以無間然稱之

〔說〕夫子說若禹這等的我再沒處尋他間隙了他非薄自己飲食却又致孝享於祖考的鬼神惡劣自己衣服却又致華美於對神民的黻冕卑陋自己宮室却又盡工力於民間的溝洫自

家全不受用。神民極其加意。若禹適等的。我真沒處尋他問隙了。

商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測 罕言。是說得希少。利乃貨財之類。如讀書的慣曉市價。做官的專討俸祿。只把便宜所在。放在嘴上。真可鄙穢。說他怎的。若命則通於於穆不已之微。仁則包乎天地萬物之大。皆非可易曉者。故亦不常言。文內間以與字。因利與命仁。雅俗不倫。故相別之。

商余藻問論語中論仁最多何謂罕言答曰論工夫之直入則惟克己復禮論分量之全該則唯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又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亦最親切其他則皆影現之談耳未便把全針度與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愽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潮大哉者嘆其造詣之廣大既愽學便好名得那又無所成名把愽學的都融化了渾然無迹這正是大而化之之聖黨人乃深知夫子者夫子聞此言若說他是則嫌於過自承當若付之不答則遇此真知己豈容默默於是對門弟子將射御相較而

願執乎御。因說大。把個極小的對他。因說博。把個極不博的對他。因說無所成名。把個極可指名的對他。盡天下道理大莫載者。卽是小莫破。無大無小。拈來便是。只因黨人議論已說到極精妙處。若再求精妙。便說不去。除是轉到極粗淺處。纔另有一番議論。一重光景。這正是夫子與黨人機鋒相對。其言若不加照會。近於戲論。而其到家人自兩兩心照。所謂得其意不必泥其詞者。舉此以告門弟子。豈亦欲其因之領會乎。

〔演〕達巷黨人說。大哉孔子。他件樣都學。卻又一齊渾化。沒箇所在成他的稱名。夫子聞得。把黨人的話翻轉。對門弟子說。我今爲學。把甚麼來執。還是執御好呢。還是執射好呢。看起來御最

容易。我便執了御罷。

〔前〕黃學顏問黨人大孔子亦是有識見的但下一名字涉於求知。終似有執着。答曰。他若執着當云有所成名。今云無謂何執着。曰。他本意終是惜夫子無名。曰。既惜夫子無名爲甚開口說大哉。曰。只說大。終不說及大而化。曰。然則大哉堯夫子亦尚是不消堯也民無能名却不即是無所成名處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朱註曰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緇布纔容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測〕兩事相形對舉一從一[illegible]大適宜而已。

〔測〕夫子說麻做的冕。乃古禮也如今換了純絲倒覺得省儉我便依從了衆人臣拜君在堂下乃古禮也如今拜乎堂上便不免倨傲雖違背衆人我只是依從着堂下

〔兩〕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測〕夫子心如太虛無可名狀特借常情之所有以形聖人之所無絕乃斷絕所謂前後際斷者也意是起箇思想主意要如此。必是期必有毅然决往之勢不可挽回固是膠固有確然不拔之形不可動搖我是認作是我而不以吾身公之天下四者似有輕重語氣却是平開這不指惡念卽好念亦着不得惟絕此

方爲廓然太公之體

商王純臣問夫子平時要爲學要誨人要行道少不得也是意必答曰意乃主於一事於此執着而於彼阻礙者若夫子之學誨行道則萬物一體千古一心更無彼此亦更無起倒只可謂志願之處不可謂意必之私（）涂崇正問意必固我嘗是不好字義謂何不指惡念而指好念答曰若惡念又着了意必固我乃是極濟惡的小人豈所以形容夫子蓋此雖是好念而一有意必固我成心未化好念翻成私念亦終是賢者以下的人聖人自必無此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史記孔子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

測陽虎嘗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畏是臨事而懼之意。凡道之見於著作燦然有文理者謂之文獨以文王爲言者疑指贊周易也蓋易演於文王發明天道之秘夫子必已深明其理心與天通故能援天自信而以文爲在茲乎字是猜度語下遂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正是兩下猜度語極虛活而自任之意自在後死者謂我死斯文不傳故後我死的學者不復得與夫子之能信天者必其見冥冥之中自來佑

我不是借此以寬慰之意。

（演）夫子被匡人誤圍。有戒畏於匡地。因慰弟子說。文王既喪沒。這文將屬誰人。不已在這裡麼。天若將喪棄斯文也。我死文不復傳。後我死的學者。應不得與於斯文也。天若未喪棄斯文也必有所眷以啓後。匡人其怎奈我何。

（問）曾大奇問文所該極廣。而獨以著作爲文。恐未盡理。如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文字所該原廣。至論學問。則夫子好古敏求。在著作上居多。故今不扯理之儱侗的來說。而單就學之切近者言。曰。何以單指贊易。曰從古帝王如典謨訓誥之類。皆君民臣主相戒諭之詞。不曾特地刱一番議論。說一番道理。

若論著作。實起自伏羲。伏羲為無言之書。文王從而演之。為有言之詞。夫子又效法文王。有十翼之贊。是夫子所接文王著作之傳者。惟易。故疑所指在此

管東溟曰。天之未喪斯文。正指贊周易一事言也。易始於羲皇之作八卦。為萬世斯文之鼻祖。文王演之而為辭。夫子韋編三絕。文王之文在茲矣。尚未筆之於書而有待於歸魯之日。則匡難如何可死。故知天之未喪斯文。而後死者之得與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註。鄭曰。太宰大夫官名。牢弟子琴牢也

測太宰不直信夫子為聖。正為疑他多能。故以何其為詰問。亦道多能不足為聖也。固字項上聖者來。說固是箇聖人。縱乃放

縱其爲聖若天啓其靈從心所欲不爲限量也將猶近也乃詞氣從容非有實義又多能是又帶得多能是聖非聖總不在此太宰之見固高而子貢之論更確夫子若道子貢說得是便以聖自居了故把子貢話丟在一邊只接太宰的話道太宰疑我多能非聖他却曉得我少賤是解多能之故君子不多正應轉多能非聖其不多處自有以一貫萬的所在這也不必明言牢曰因琴牢曾聞夫子平日有此言故併記之

（演）太宰問於子貢說你夫子是箇聖者呢怎的有這許多能幹也子貢說夫子固是天放縱他將做箇聖人又帶得些些多能也便多亦不爲礙事夫子聞得說太宰疑我多能非聖他却曉得

我呢我委實多能只因少時卑賤有閒暇工夫故多能得些鄙事乃是沒要緊的若君子曾多能乎哉他自有執簡御煩所在一定不多也琴牢因說夫子嘗云吾不曾試用故有藝能夫子平日的話正與此處相合

而陳其情聞禮說太宰以多能爲聖今謂何反以多能爲非聖答曰若以多能爲聖便該直言稱許不宜用與字及何其字爲疑詞且下文太宰知我亦應不轉惟其以多能爲非聖正合夫子本意故直任爲知我○金景寅問畢竟聖人還多能還不多能答曰聖人必該多能多能實難言聖曰聖人惟一以貫之如何說得多能曰正爲一貫如一索貫萬錢故無所不該聖如周

公。亦云多材多藝。天下豈有不多能的聖人。柴世埏曰。謂何又說君子不多。曰此教人認宗旨。若宗旨不以一貫而以多能。便是舍本逐末。子貢置多能於聖外。亦是此意。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迴此知以知見言。無知者。在我不先立成見。若殳一些學問可畀益人也。空空是在彼又沒一些學問。似難與開發者。叩則敲打他一下。其兩端者。卽鄙夫所問之兩端。蓋人若自信得過。自然并心一路。何消問得。旣來問。必他胸中懷着兩端道這邊好。又道那邊好。不能自決。然謂之端。止露箇頭緒。其中是非曲折。

尚都埋沒未能透露我則替他掀翻就裡罄竭出來因鄙夫問中之理破鄙夫心中之疑在我不必添設而在彼直已意消此乃夫子不執已見而因人啟發正教人不倦之妙處

〔演〕夫子說我曾有知見乎哉我自忖度實沒有知見好待人問得若有鄙夫來問於我那空空沒學問的模樣又似難開導然我却會叩出他心持兩端處一一為他罄竭出來

〔商〕周夢熊問夫子平日原以學知自任如何又說無知答曰此為教人發大率教人者貴於心虛如先存箇意見不管人平日根器與當下所問如何惟執所見槩施將去所謂用死方醫活病於那人有何干涉夫子則意見全消寂然不動故謂無知此

正如洪鍾。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大扣大鳴。小扣小鳴。無非因病發藥。便是鄙夫來問也會就他指點得。○閔兆祥問。或以空空就夫子心體說。答曰。空空如也。語氣緊接鄙夫問於我。如何隔跳得到夫子身上。且纔說無知。又說空空。語氣亦覺重複。曰鄙夫心體。如何能空。曰空字原是虛字。隨處可下。只無學問亦是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測〕鳳鳥以呈瑞。河圖以顯數。聖人行道以濟天下。其出也俱有所爲。原是一類的。故出則俱出。既無鳳鳥河圖。則夫子在世。亦徒然矣。蓋以已比鳳鳥河圖。而嘆其無行道之兆也。不必說到明王不作上

〔演〕夫子說鳳的靈鳥不至。河中又不出圖書。道行無兆。我獨自在世何幹。只索罷了。

〔商〕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訓〕此提出三種不常的人來加意待他。冕衣裳當畏敬。瞽當哀矜。雖情有不同。而動情則一。故見之雖年少。坐則必作起。過於其前必疾趨。待之之情。亦無有異。

〔商〕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賁翁喟太息也又嘆息聲

訓顏子始初參尋極猛。得夫子指點用功愈堅。已見有光景。卻又不能到手。是舒而忽緊。故不覺喟然嘆息。仰從高處求。鑽從深處求。瞻從眼前求。是多方去用參提功夫。蓋道無踪跡。如捕風捉影一般。所以又仰又鑽又瞻。費盡摸索。此用功原不錯。但一時未得見道。恐不免退悔。夫子乃把個文禮去資助他。指引得有次第。謂之循循。不急急強聒也。誘如哄誘。文禮只是功夫借他好做。向後依然用不着。且如此哄誘進去。乃善巧方便之法。博我者。文原散見於今古。把我學問放開到文上。借此爲用功之考證。使略明不至差謬。約我者。禮原簡押乎當身。把我實

行收束到禮上借此爲用功之隄防使念頭不至紛雜顏子一聞斯誘把前仰鑽瞻忽之功愈覺精彩住手不得一法上緊去做於所有力量直至罄盡無餘故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卓爾是立之景象如此用功之篤不覺豁地大悟道體現前恰像有所植立卓然其無頹惰者向之仰鑽瞻忽至此實有所見矣但卓立如有物爲對而從則與之相依惟不着力方能從纔着力卽是卓立到此田地功夫俱用不着故雖欲從而末由謂沒箇路徑進去也此正是拳拳服膺的地位若從則大而化之之境自須再加溫養始得

〔演〕顏淵見道後不覺喟然發嘆說始我於斯道仰企他愈加高

峻鑽研他愈加堅硬瞻視他巳見在前面倐忽又在後面真是沒着手處幾乎罷了幸得夫子循循然有次第會得哄誘人放開我見識把箇考古的文妝搵我躬行把箇循規的禮我得斯誘便於仰鑽瞻忽之功信得堅把得定要歇手也歇不得旣罄竭了我的才力一些不留只見斯道恍若有所植立卓然在我跟前是這等見得親切雖要因此依從着他却又沒有箇路徑了也回不知怎的得到手

（商）傳朝宸問倘我約我吾才三我吾字俱指自家顏子明謂若靠夫子則有高堅前後若還歸於我則有卓爾之見可見求道於夫子不若求道於我也答曰此章自有實落功夫在仰鑽瞻

忽。有實落脚功夫在博文約禮。其云我者因對夫子說不過是箇襯貼字眼批虛字作實解此是近日最惡的習氣○傅朝佑問顏子仰鑽謂是自欲不得其門之苦竊以顏子人品夫子必一見即契如何不早開示況微妙點化或俄頃有待如博文約禮不過一下學功夫何須秘密有謂此正顏子見卓之後深見聖道之妙故爲此贊揚語似亦有見也答曰仰鑽瞻忽是用參提乃上達功夫博文約禮是用考驗反是下學功夫若驟然與說未必不忽易待他自去苦心鑽研鑽研不通纔與說破乃急水灘頭助一篙便極平常話也自得力方肯仍前去做所以謂之善誘曰顏子既向上達夫子何反以下學教之曰所謂思而不

學則殆學正所以善用其思者也○艾南英問欲罷不能似頂上博文約禮何反頂仰鑽瞻忽來答曰罷之云者必先曾做而後云罷顏子原不曾做博約何以罷言惟頂仰鑽瞻忽幾於欲能得夫子一誘而欲罷不能方接得入脉且若無仰鑽瞻忽則雖做博約終是學而不思則罔何能得見道而至於立卓也○沈爾章問顏子到欲從末由如何用功答曰顏子自家也十分沒法故云末由今要替他尋個方法恐難理會○李調鼎問王龍溪謂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至欲從末由方知道本無窮盡無方體乃真實之見非未達一間之謂何如答曰若一任道體之自然則更不必求進步矣欲從二字如何消得去且顏子

視夫子地位正須求進又何必作此空頭話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何註曰疾甚曰病少差曰閒大葬謂君臣禮葬）

（測）禮孝子不親治喪大夫任之家臣士庶屬之親友子路以夫子嘗為大夫故欲使門人為臣義若可據而時已去位則家臣實非見有即蹈於欺矣子路是箇心直口快的反說他行詐欺天正是痛下鉗錘與是故惡佞一例死於臣手毋寧死於二三子之手說得情義婉切即有臣亦且不必既在二三子手定不

棄於道路總是不必之意。

演夫子疾甚至於病子路因夫子曾為大夫要使門人充做家臣治喪直到病間歇了方纔曉得說道久矣哉由的行事詐偽也本沒有家臣却要裝做有家臣叫我欺那一箇人都曉得的除是欺天麼且予與其死於臣的手無乃寧死於二三子的手麼且予縱不得大禮葬既有二三子在予難道死於道路麼何消得做這等事。

（商）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賈如字讀（）何註曰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

函韞匵是珍重之而秘匿在匵裡藏是收藏不賣善賈卽商賈之賈乃會買貨的人沽是賣與他子貢隱意若謂抱道君子欲隱卽宜避世以埋光欲仕卽宜求明王以委贄今夫子歷聘列國既不韞匵所如不合又不求賈進退兩無所據故設爲兩端以討其歸着乃夫子一聞斯言深惜玉之有用於世而不忍自私故連說兩箇沽之哉然只是待賈之來則固不爲韞匵亦不去求賈其中自有善處之方蓋君子未嘗不欲仕而又惡不由其道也口氣只就玉上虛說各不露出本意。

演子貢問說有一件好的玉在這裡還是韞匵在匵裡藏過了呢還是尋箇會買貨的賈人賣與他呢夫子說美玉是世間有

用的寶貝怎好藏匿，沽賣之哉，沽賣之哉，邦只是擺賣不得我正等待箇會買貨的人來也。

（商）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翻）欲居九夷或以不能中國之沉淪而空言寄慨或以道不行於中國而思一見之爽方俱未可知何陋之有者能化鄙陋爲文明也如泰伯入吳負了治劗辮原曾有此事，

（演）夫子要居在九夷或人說九夷風俗鄙陋怎麽使得。夫子說君子居了自會變化他，還甚麽鄙陋之有，

（商）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測天子以定十四年去衛應聘諸國至哀十一年自衛反魯此不言正樂之事而但言樂正之時想其平日亦必陸續考訂直至自衛反魯日方纔樂歸於正以見正樂非一日之功也雅頌是詩歌即樂章也各得其所是雅還之雅頌還之頌中間又各序次妥貼樂記云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是即得所之義

演天子說吾一向考訂這樂直到自衛國反魯時候方纔樂得端正那雅頌聲歌都不相紊亂各得其方所

〔補〕虞宗玫問樂有金石絲竹之音有羽旄干戚之舞何爲單言詩歌答曰音與舞皆應其所歌舉此即以該彼〇柴世埏問正樂從前紛紛或謂篇章失次或謂僭越失宜或謂舉雅頌則國風在其中或謂列國多不正之風故只言雅頌孰是孰非答曰篇章既定則僭越自見總是一套事國風原非樂章且二南入樂舉雅頌已見大槩矣數說俱可該得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測〕四者皆當身日用之事其大端非不克盡而細微處人所易忽故動容周旋中禮反爲盛德之至夫子深入人情體認曲至

眞獨覺其難而望道未見故嘆以為何有此只平平實實說去。

不必推高一層　林施惟中解

演夫子說出在外便事公卿入在家便事父兄居喪的事不敢不勉力飲酒不為他沉困這都在身上實實做的意竝放不得空何曾有得於我哉

〔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測〕在川上發嘆則逝者所指在水而寓意實在化機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是這等不舍晝夜常逝而無停也逝只是言其去不著其來蓋宇宙化機更無停待即在吾一身爪生髮長筋轉脈

搖孫生而長而壯而衰而老以至於死那一刻不萌生那一刻不遷謝方來的即是過去的有了一刻便沒了一刻常人戀景着物而君子獨識其無常故對境則能空幻起之緣觀化則能
[illegible]之命遊學則能歷時幾之劫夫子益默契於中而觸目警心無如川流故於此特爲指示

（注）夫子在川上看了流水觸動着化機嘆說往前逝的是這等不放舍晝夜流將去

商書覩文問夫子亦有時觸物感慨在川上只嘆川水何必開口定講道答曰夫子不肯明說水只言逝者若單指定了水恐失其寄懷之感蓋夫子胸中無時無念不在道上今人爲着功

名爲着利欲隨有一件放不下便任他無心中觸物感懷也端的都是這個則夫子發嘆的雖是水胸中卻非無謂。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測】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下焉有不好德。即如今人聞得人行好事那箇不讚嘆。但念頭終是放鬆。還可拋捨得下。惟好色之心最爲真切。要好德如好色。便不易得。故以爲未見

【演】天子說德本是人所好的我看來還未見有好德。能像好色的人也。

【面】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

也○何註曰簣土籠也

〔測〕兩譬如上原無實指若以聖門專重爲學即指學言亦可吾止吾往從兩箇一簣中看出少一簣無幾而反不加功纔一簣亦無幾而反去用力這豈是人強得的故總歸於繇已而以吾言。

〔演〕夫子說譬如爲山一般未成就只得一簣他却止歇了這是那箇叫他止得乃吾自家止也譬如平地一般雖則覆得一簣他却做進去這是那箇叫他進得乃吾自家往也自己莫推托不得。

〔商〕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測〕語之不惰只虛喝起不即指着回其回也與方説其或是回能得不直言相許而爲猶度之詞與退省足發另一機括總是見其請事竭才而喜之深故不覺其擬議之多方也

〔演〕夫子說若説與他道能做得不懈惰的吾門料是那箇其殆回這箇人啊

〔商〕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測〕此是顏子已沒而追惜之辭進止即與前爲山之進止同義

〔演〕夫子思念顏回説惜乎吾只見他長進也並未見他止歇也

若在時。更不知如何造就呢。

〔商〕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測〕禾始生爲苗。即學之初發根基。開華爲秀。即學之成章。成穀爲實。即學之收成結果。二有矣夫。是嘆惜之辭。爲苗爲秀。費許多栽植耕耘之苦。也不容易。定該秀與實。方纔爲苗者不虛生。爲秀者不空好看。今苗而猶有不秀。秀而猶有不實。豈不可惜。

〔演〕夫子說。禾苗必定望他秀發。乃苗而不秀的也有矣夫。秀發必定望他結實。乃秀而不實的也有矣夫。可惜他前功虛費。

〔商〕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測〕後生是年少的料他不定便可畏憚今是指後生目前他將來正好上進怎見得不如今日無聞只是聲聞四十五十無聞則壯盛之精神虛度衰老豈能復奮因向後時光日短料得他定故以爲不足畏

〔演〕天子說後生日子正長最可畏憚他目下雖未有好處焉知將來之不如今日也若到了四十五十還不聽得說起他便只是這箇模樣也不足畏憚了

〔商〕張鴻舉問聞字或謂即聞道之聞若聲聞則孔子深厭聞達

之辨安肯以此望人答曰此只要較量年歲之少壯以警醒人原不在辯別名實且就聲聞說於常情更為易動夫子所謂聞定非無實者不必為他周旋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測〕法如法度據理直斷鑿然不易能無從乎者特審問他還會得不從麼蓋為理所屈難以強辯雖欲不從而不能也然此不過當面應承與行事尚無干涉必須將從前做的盡行改除方為可貴巽是遜入我所言與彼意兩不相拂若深中其情者彼一時不及思想頓覺解頤即欲不悅而不能然我要挽回他的

本意原未明說繹如抽絲須反覆抽繹我意思出來方爲可貴。
吾末如之何者難處正在從說上益使說話不中窾猶可別作商量今既從既悅是已將他撥動了却又不改不繹全無實濟。則更有甚麽方法可另去轉易得他

【演】天子說法度的言語理上過不得還會不依從麽然須更改他前事方好巽入與他言情上過不得還會不喜悅麽然須抽繹我意思方好若是悅了又不抽繹從了又不更改這樣的我再沒有方法爲他怎麽處得了。

【商】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測〕三軍匹夫多寡懸絕之甚正要相形以見人當立志三軍本以衛帥然人各一心率然之勢少失帥便被人奪了去匹夫全無足恃然志在他自心裡立起箇念頭要如此便一定會如此就使到事勢做不去不過拚着一死我之志到底奪不去的

〔演〕天子說三軍這許多人衛一帥極易倒可奪得他將帥也匹夫單一箇人衛一身極難倒不可奪得他志向也人怎的不要自立

〔商〕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朱註曰敝壞縕枲著也袍衣有著

者狐貉以狐貉皮爲裘臧善也此衛風雄雉之詩○廣韻技嫉妬
也

測子路未必有相形不恥之失夫子想見他心胸高尚必能爲
此乃用也與疑詞設言以期許之敝緼袍貧者之服狐貉富者
之服共立最易相形故以不恥爲難技是嫉妬人之有求是求
乞人之有人一有技求便根基已壞學問何處着手惟去此二
念則心胸也空濶骨力也堅勁那些好事做不來故說何用不
臧此衛風雄雉之詩引之以印可子路終身誦之過信夫子許
已便道學問功夫只該趁長在此做了道字虛卽指不技不求
一事而前旣云臧後復云不臧者何葢因子路能得不技不求
本是造道根器他或自已忽畧過了不善用其所長故卒爾印

可曰何用不臧使之當下知所認取然旣知其臧正須去用乘機向進乃郎就此處盤桓終身學問反被他留連住了故忽爾掃除曰何足以臧使之無處住足步步催趲上前一與二奪俱是機鋒陶鑄之妙

演夫子說衣了敝壞的緼袍與衣狐貉裘的人一同立着絕沒些羞耻這等的人氣骨剛硬其惟是仲由麽詩裡說人若不忮妬不求乞隨做甚麽那有不好的亚是由也這等人子路因終身誦詠這詩夫子恐他只住定在上面又破他說這不忮不求全不濟事那裡便當得好處

兩貝庵叟附 安貧莫如顏子而此獨稱子路者何答曰知耻近

乎勇。子路勇者。較與不恥近顏子則不改其樂。直與相忘而不恥不足道矣。○柴世埏問同一不忮不求。訓何前云臧而要取。後云不臧而要捨。於此還未豁然。答曰道理雖只一箇。造詣要在轉關。不忮不求。是貨利關。未過此關。爲鬼爲蜮。爲禽獸。爲凡民。無非卑汚曖昧之境。此關以外。爲聖賢。爲君子。悉是光明正大之域。子路已過此關了。但自忽而不覺。若悠悠無投奔之人。故夫子特地喚醒。然旣過此關。便須直搗長驅。取中原以定鼎。乃高踞關頭。侈言百二之勝。則河山雖固。非復真主規模矣。故夫子把他好處又爲一掃。曰玩用守正。要將他好處去用。方可求進步。如何又掃去。曰卑爲終身誦之。便覺受用了。他目前好

過正。恐容易蹉跎。唯是掀翻窠臼。再無貼脚所在。方没奈何。只得遵行前去。項羽伐秦。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夫船與釜。豈是可捨的。然不如是。人有偷心。那便得有垓下之勝。所以蘇季子云。使我有洛陽田二項。安能佩六國相印哉。嗟乎。人品學問事功。莫不皆然。有志者可爲一省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測）人誰不知松栢後彫。乃云歲寒然後知之者。益爲借言君子而惜其知之不早。深致感傷之意也。歲寒。彫時之危。松栢後彫。彫。君子之不變節。後彫。即訓不彫

（演）夫子說。松栢好處。人早先不覺得。直到那歲時寒冷。衆木都

零落方纔曉得松栢之後彫也。

商洪基問松栢比君子是何等樣人答曰所指甚廣其大者無如臣子之於國家當其平居無事君子談道義小人亦談道義。君子談氣節小人亦談氣節口頭都會說好話體面上都會做好事君子自不求人知而肉眼又不能預識混在裡面何由別白及一當死生利害處有抱頭鼠竄的有覥顏改節的惟君子挺然不變然後共相嘆服但起初既不知他君子即有本事無繇展布及事已做壞如委之君子挽回甚難就使挽回得來費盡多少心力君子在世上真是吃苦得多可長嘆者然後知三字最有意味。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訓〕知者仁者勇者是舉其造成之品不惑不憂不懼是寫其受用之實惑乃猶疑正與知之有識見者相反憂乃愁悵正與仁之一團生趣者相反懼乃畏怯正與勇之浩然充塞者相反故必不受此累方見知仁勇之實受用處而後品不虛立也

〔演〕夫子說知的人明理沒有疑惑仁的人樂天沒有憂愁勇的人勝私沒有恐懼都各有實受用處

〔商〕方應將問知仁勇雖各分釋其實就一人身上亦可具備不必分作三問答曰正看知者仁者勇者三者字原指定三項人若一人俱備則名大而化之之理便分不得知仁勇名目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測〕可與是可許與之謂學者只怕撒㦡無所事事可與共學是其人亦肯做工夫好與他一同爲學了然用功雖篤未必不錯走路頭適道者所學能從大道上行不流於偏曲也然趨向雖正未必能持守得定立者所適已詣其域而直立道中無少出入也權註疏謂隨時通變權量其輕重之極朱註謂稱錘所以稱物而知輕重二說可通融蓋時當變故常道難行稱量其事之輕重而從所重以廢所輕正如稱錘之稱物者此必道理熟爛胸中併立亦化而不有方可能得可與者或機緣將湊而指

引之。或造詣已至而印可之。總不可使有躐等之弊。凡步步審量。不肯輕爲之與耳。

〔僩〕天子說。有好許他相共爲學。却恐路頭不明。未好許他行往大道。有好許他行往大道。却恐造詣不到。未好許他植立道中。有好許他植立道中。却恐涵養不熟。未好許他通達權宜。須一步步挨上去方好。

〔商〕但宗羲問。公羊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謂權只是經。朱子又非程子。謂權與經亦當有辨。今講謂時當變故。常道難行。則經權果是不同。其辨安在。曰。論權當以孟子爲據。男女授受不親。安常時定該如此。是常行之經。即所謂能立者也。至於

嫂溺則時值其變宜舍別嫌而從援手是乃遭變之權焉經只
處常而權以濟變所是不同俞忠宸曰權爲濟變必非常之事
纔有日用間反用不着夫子何爲重之曰固說不得事事有亦
執不得大事纔有小事必無過變如湯武放君周公誅弟固其
大者也若小則如父之打子豈不是常事然曾參委身以受大
杖夫子即責以陷親不義是受責之孝經而陷親之罪重此處
又自有權在豈得謂尋常日用間即絕無變故而更不必用權
乎然日用間其可以常理行者亦多如曾子遇父小杖則亦安
於其經矣又何必權是用權特偶以濟經之窮而非若經之常
行不易者也但宗傳曰高中玄謂權猶稱錘立猶定盤星星必

以錘方能稱物。錘必以是方能取中。非權不足為經。非經不足為權。兩者不可偏廢。此似說得渾融。何以折之曰。此不過訓字小見耳。豈識本文大旨。據彼看經權合一。是能立的應必能權了。夫子何以說可與立。未可與權。立與權既分次第。則其造詣原自不同。若守經的人。便要去行權。恐連立也立不定了。稱錘是借用守義。乃權其常守經與常違變。非謂權其尋常慣用之經也。曰守經的也。有隨時合宜處。難道不是權。曰隨時合宜。乃是義。不是權。仁義禮智。能立之賢者。亦能相兼為用。若權則非聖人不能。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似較宋儒說得更確。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

〔測〕此逸詩興體也偏反乃華之迎風而偏側反轉狀其動揺之態詩人言爾思室遠本苦於形之相隔夫子因其言思而反之謂人心之思原無處不通便遠也會想得去的故以爲何遠古人引詩多借以發已意此不實承上文只就思之一字以抽繹之耳

〔演〕逸詩說唐棣的華迎着風偏側其反轉我豈不將你思想只是居室相遠不能和你做一塊夫子說既道遠還是未曾思想也思却那一處不到夫何曾相遠之有

〔疏〕方可恭問未之思夫子原未有明指不若說泛思道理纔虛

而可視答日，指定道理亦太着只是虛言。思之靈妙無邊弗屆。

更覺虛圓而無不可該耳。

鄉黨第十 此篇溯中多引註疏及朱註因襍出不倫故難存本名以相別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溯鄉黨，是里閈之間，我生於斯長於斯的所在。恂恂嚴謹貌與下謹字相應似不能言。又形狀恂恂的模樣宗廟朝廷，禮法所在，便便者詳於辯論，唯謹爾言其唯只是謹直頂便便之非敢有肆也。此於相反處見其妙凡居鄉恂恂如處子者臨事將亦不能有所建白，當官遇事放言者，即居鄉將亦好出頭管閑事。

唯夫子處之各得其宜此記夫子居鄉在朝言貌之相反

（商）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廣韻侃侃剛直也又和樂貌說文誾誾和悅而諍也詩踧踧周道相如賦踧踧容與

（測）朝服下君在看則此乃君未視朝諸大夫待漏之際此時正有政事要商確侃侃以剛而帶和誾誾以和而帶剛如今人以剛爲主的便見了上大夫也要將正氣去壓他以和爲主的便見了下大夫也要將謙虛去周旋他唯夫子爲能各得其當君在則已朝君矣踧踖足之恭謹而不自安與與又容與自得而無不安之態亦是相反之意此記夫子在朝事上接下之不同

〔尚〕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擯鬢躩盤辟貌襜雅貌 衣蔽前邪裳曰今蔽膝也

〔測〕君召使擯者他國君至。主君召夫子爲擯以接賓勃是卒然變色躩是足之盤辟而不舒。揖所與立是拱揖同列班行之人夫子時爲次擯有末擯居左上擯居右。揖末擯左其手揖上擯右其手。他身子端竪不歪邪。所以衣之前後都如襜之擺而不動也。主既延賓入夫子亦相隨趨進翼如者兩手張拱如鳥之展其翼賓退是賓已轉身去了恐君還在那裡拱揖故必復命而以賓不顧告之此記夫子爲君擯相之容。左右手襜如也係 郭尚友解

爲鄭尚友問衣前後襜如也只歸重揖所與立左右手他人的身子不免移東轉西衣裳便要參差夫子却前後襜如乃一句讀下者似不必說背主背君答曰是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問入公門是進朝而入君之門鞠曲斂也君門雖大斂身如狹小不容受其身者中門謂門之中央君所立處閾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過位是經過君之外位堂內方是內位如今朝廷亦有御門之時君雖不在空位見設着言似不足下氣怡聲恰像

不足者升堂正要面君衣下曰齊攝齊摳衣也。堂有七級升堂恐其躡衣傾跌故以手摳之而升屏氣謂屏藏其氣似無氣息。出是已面君而從堂內出降一等纔下得一級先將屏氣下階則舒氣故解其顏色怡怡然和悅也。沒階下盡階級復其位仍復朝班之位又將對君行禮。此記夫子在朝出入之容

〔商〕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訓〕圭是諸侯命圭以玉爲之聘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凡舉重者不勝則曲其躬與人拱揖則手稍上授人以物則手稍下。

上下畧與心平而不太過。臨祭則必懼而變色。循緣物也。足縮

物行。則蹜蹜不敢放一步。此通是借來形容之辭。享禮是將主

君之禮獻享於他國之君。容色是有儀容顏色。盎然可掬貌。見

也。公見之後。或再有私見。非必獻物相送。愉愉和悅貌。此記夫

子爲君聘鄰之容〇自鄉黨至執圭。皆記夫子事君之禮。總不

外一敬。

〔商〕朱玉鉉問私覿舊解謂有禮物。今何止以見言。答曰覿字止

訓見。無論禮物不該有。即有亦當姑置。不必於本文外添入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

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

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測〕紺是玄色緅是淺絳色或以其色不正故不以爲飾飾者領緣也褻服是褻衣紅紫色太艷故不以爲褻服袗單也葛之精者爲絺粗者爲綌表而出之卽先穿一件表絺綌於外欲其不露體也緇黑色羔裘用黑皮麑鹿子色素狐色黃衣色各與裘稱裘在內而以衣覆之欲其文之不著也褻裘長主溫袂是裘袖短以便作事寢衣乃睡臥之衣卽今之被長半以覆足狐貉毛厚亦取其溫去喪除去喪事無所不佩以備用也裳下衣用全幅如帷幕謂之帷裳蓋摺其上以就腰卽今之裙殺乃降

一殺斜裁不用摺此衣不可考惡其虛襵故殺之也喪主素羔裘玄冠乃吉服故不以吊喪月朔爲吉月雖告老時亦必朝服而朝君此記夫子衣服之制

【旨】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訓】齊是將祭而齊明衣不曾有所污染潔淨之衣以布爲之變食是不飲酒茹葷遷坐另移一處居住總是要潔之意此記夫子謹齊之事

【旨】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

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瓜俱如字讀○鄭玄註齊正嚴云既有未嘗之數又有功勤之巧孔穎達疏云功法謂[illegible]懇

訓 厭是厭飫之厭食精膾細固好然非貪饕之意不至于厭飫薄而切之爲膾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臭腐自內出爲餒肉爛自外入爲敗色惡臭惡顏色臭氣變壞也失飪不得烹調生熟之節不時非朝夕日中之時不食皆以其傷人也割是宰割即殺也凡無故而殺者皆謂不正之割不欲濫殺故不食醬

乃調和之物不可失調食以殺爲主不可使肉反勝酒以合歡絶無限量而自不至於亂酒之惡者爲沽脯之買者爲市蓋能去穢而多食亦有傷助祭於公胙肉即日頒賜不留神惠家之祭肉亦不過三日倘有他事不及頒過了三日即已亦不可食之矣論難曰語直言曰言食時只不與人辨難寢則隨時宴息併言亦非宜矣古人飲食必以少許祀始爲飲食者雖蔬食菜羹瓜之微物祭亦必齊以致其敬此記夫子飲食之宜

〔問〕陳天錫問何謂無故而殺爲不正之割答曰記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正有正當之義無故則非正當者故爲不正之割曰割從刀似於切割爲確曰割既從刀亦似於殺

割爲確。

席不正不坐

（測）四面皆有正位但擺得歪斜夫子便不坐。

（商）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周禮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測）年六十杖於鄉斯出有不先不後之意儺者驅逐疫鬼。大夫朝服以祭故用朝服以敬鬼神立於阼階則東階主人之位以答鄉人也此記夫子待鄉人之事。

（商）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測〕再拜而送是使者已出拜送於其後如拜其所問之人也藥未達而不嘗亦人之常情但必以情告乃見其不欺此記夫子與人交之事

〔商〕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測〕家廄被焚退朝來卒然聞得所以只問傷人不暇問及於馬

〔商〕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飯如字讀

【測】正席先嘗如對君待食先自拜賜餘乃以及人耳腥爲生肉熟而薦之是以奉先之孝廣君惠畜之則終於不殺矣是以育物之仁廣君惠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謂夫子侍食時君祭遍食之人獨先祭飯而他饌居其後爲此必夫子爲舉饌以導之乃重穀食之意耳疾者東首以受生氣因臥不能起故加朝服於身引大帶於上一如見君之禮不俟駕行聞命即趨而聽駕之至不因駕等待也此記夫子答君加禮之事

【商】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訓朋友原以義合利在所輕故以我爲人則雖死殯之厚不以爲吝以人饋我則雖車馬之豐不以爲德拜祭肉不重只要形落車馬耳此記夫子交友之事

〔商〕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測〕寢不尸謂寢臥不展布手足似死人居不容謂居處不矜飾容儀率其自然狎者素所親狎褻者一時燕見貌則加以容色也式憑車前橫木以致敬負版持戶口版籍者民數所關也盛饌過於侈靡與從儉之心相拂故變色作起以致不安之意迅

雷風烈、造化相爲剝擊、與中和之發相拂、故變其常度以致敬

若之意、此記夫子容貌之變、

（商）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測）綏、乃挽以上車之索、升車自須執綏、但必正立而後挽、不令

欹邪耳、不內顧、不疾言、親指、總是無失容之意、內顧、謂回視也、此

記夫子乘車之容、

（商）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測）鳥見人顏色、即飛舉而去、從空中翱翔、方來集止、夫子看了、

雖雉因嘆其飛止之得時益亦與物偕春之意且共與供同是供具之義嗅同齅以鼻臨氣也子路誤認爲時物以雉爲供具此所共未必卽是所嘆之雉或另獵之亦不可知三嗅初將未識爲雉詳嗅而知之不食而作起以示不悅之意惡其傷生也記者記此於上論終篇蓋聖門所重第一在仁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平日論仁俱止言愛人而此乃併及於物雖羽族之微亦關聖心行生無不欲其翱翔自得于天壤間所謂爲物一體者于此乃毫無遺憾也然纔欣其生而卽以速其死拂然此衷何能下咽又況當時列國日尋干戈使吾民肝腦塗地而舉世不見有耕鑿嬉遊之樂其爲感愴更何如哉

商何世能開共爲共執嗅作戞爲雉鳴正與色舉翔集相証合何爲反從邢氏之說答曰古人文字多不連貫何必先虛說而後以實事爲證又共嗅字義俱解不去若共作供則周禮內饔掌共羞孟子共爲子職而已矣他書散見尚多確有可據嗅爲鼻嗅更易曉又三嗅而作與前盛饌變色而作兩而作文正相類然此論其字句耳若意義則就仁物言於夫子身上總關切而全書論仁以此終篇亦更覺旨味悠長

論語湖南講二卷終